

T 2512/4933

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文安 劉德方 訂正

崑山 葉 法 輯錄

後漢紀

孝靈皇帝

建寧元年春正月以太后父熹為大將軍熹為大

僕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熹曰昔人立節事亡如在

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在節事亡如在

今帝祚未立請君奈何委委委之責也遂在牀乎請尚書

惟皆起視事

劉德方崑山葉法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後漢紀

孝靈皇帝

諱宏字大章帝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在位二十二年崩壽四十四

**綱** 戊申 建寧元年春正月以太后父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

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目**時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

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

今帝祚未立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

怖皆起視事

**綱**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二月段熲擊東羌於高平。

今陝西鎮

植後政黃  
中有植功

蕃武為官  
官而教

正人不察小人  
併力于古法

縣原大破之以頰為破羌將軍。○閏月追尊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夏六月。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目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綱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段熲追擊東羌。連戰破之。○綱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目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

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其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其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可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蕃又上疏。極言太后不納。時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占云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劉瑜惡之。亦上書太后。并勸蕃武速斷大計。於是蕃武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奏免黃門令魏彪。以

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令冰與尹勳雜考辭連節甫勳冰奏請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信者歃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前殿趙嬈擁衛左右召尚書脅使作詔版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捕收尹勳山水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閉宮門使鄭颯持節捕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與兒子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亦將官屬

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至尚書省大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使劔士收蕃蕃拔劔叱甫辭色愈厲遂執送北寺獄卽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節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武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誅節等事泄坐收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

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殞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轉  
年二歲詐以為己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張奐遷大  
司農封侯奐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楊時曰曹節王甫竊弄神器固天下所同疾實武以至親  
操重柄招延耆德相與協謀勦除姦凶其勢易矣  
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  
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幾決策收為己  
用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  
以欺奐而使之豈不惜哉

綱冬十二月鮮卑滅貊寇幽并○烏桓稱王

綱西二年春正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為孝仁皇后以其兄子

重為五官中郎將○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雷雨雷電詔

公卿言事○目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

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

實果

家屬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  
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從郎中謝弼上封事曰皇太  
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台宰  
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  
之人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於獄  
光祿勳楊賜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  
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王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綱六月以劉翳為司空○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  
為新豐侯○目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  
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

司馬光曰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刈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蓬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復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綱九月丹陽山越反郡兵擊破之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後孫

吳悉取其地以民為兵遂為王土

綱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鑑初

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其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祐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

福本

覺福二

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寶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寶誅膺等復廢官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候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其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

鷹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鷹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鷹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道受詔捕范滂至征羗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征羗故來歙侯國光武以歙有征羗隴城在鄆城縣東南滂征功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羗以封歙故羗人也一云細陽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

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滂死時年三十三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瞻烏爰止於誰之屋爾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來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媿色耳泰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今省入杞縣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



廷明廷指欽也猶稱官長為明府之說寧宜執之乎欽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

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

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

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

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

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係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

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

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上奏議罪也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

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

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

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山在今彰德府林縣隱姓名為冶家傭人無知

者黨禁未解而卒袁閔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見時方險亂

而家門富盛先袁安為太尉子敞為司空孫湯復為太尉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是時逢為司空隗

亦顯官中常侍袁赦以逢隗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

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紹壯健有威好名養士賓客輻輳

術亦以俠聞閔逢從兄也閔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

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

閔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

自牖納飲食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

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

以下皆折屈也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

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

擁篲埽竹也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

同監會編卷二十一 漢書 建寧二年三年 卯珍

綱 二郡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備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

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初桓帝時逮捕黨人潁川陳寔亦與

焉人多逃避求免寔曰我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遇赦得

出帝即位大將軍竇武辟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

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復

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司馬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

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

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

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

之尾以至身被浮刑禍及朋爰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

亦悲乎夫惟郭林宗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綱 三年春三月徵段熲為侍中熲在邊十餘年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

綱 四年春正月帝冠赦唯黨人不赦○秋七月立貴人宋氏為

皇后○冬十月朔帝朝太后於南宮○日帝以竇太后有援

立之功率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

后訴冤帝深納之俱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

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綱 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日司徒掾蔡邕曰吾聞

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

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

之謂也

綱 三月太傅胡廣卒年八十二○日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

六帝禮任極優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成並為三

綱 監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建寧四年熹平元年 邕珍

蔡邕見

司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廣字天  
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  
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綱夏六月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日竇太后  
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  
車載其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  
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  
卿大會朝堂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椒有謂  
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  
望中官莫敢發言廷尉陳球極言太后不可別葬馮貴人無  
功於國不宜上配至尊與咸意合公卿皆從球議節甫猶爭

張高孔光

之咸曰章德章帝虐害恭懷安思安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

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尊號在身親嘗稱制援  
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  
母乎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

綱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日有人書朱雀闕言曹節  
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詔  
以段熲代猛逐捕論猛罪輸左校

綱冬十月殺渤海王惲○日初惲以罪貶因王甫求復國許  
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惲以非甫功不與甫乃誣  
奏中常侍鄭颯等謀立惲詔收惲迫令自殺妃妾子女傅相  
以下被誅者百餘人甫等以功封列侯

綱監會編卷二十一 熹平二年三年四年 子重

綱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稱帝

綱癸丑二年秋七月以唐珍為司空珍中常侍衡之弟也

綱甲寅三年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誅之○目堅富春人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大破斬之

綱乙卯四年春三月立石經於太學門外○目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碑始立觀模車乘日千餘輛

綱夏四月鮮卑寇幽州○目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不得交互為官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三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

蔡邕出

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縣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昔韓安國起自徒中安國坐法抵罪巴而拜梁內史朱買臣出於幽賤買臣

家貧好讀書賣薪自給後為九卿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繫以末制乎臣願蠲除近禁不從

司馬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附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闕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五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綱丙辰五年夏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目曹鸞上書曰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

光祿三三

綱監會編卷二十二 熹平五年 子重

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鸞下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五服內之親。[綱]六年夏四月，大旱蝗。○鮮卑寇三邊。○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目]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桓帝陵也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蔡邕上疏曰：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至有姦宄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詔改為丞尉。

[綱]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目]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徵幽州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

禽滅。蔡邕議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音列，中國之困，曾

背之癩音標，疽音睢，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蹙國之患，則

可矣。豈與蟲螳之鹵，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鹵，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徵下獄，贖為庶人。

[綱]冬十月，鮮卑寇遼西。今永平府太守趙苞破之。○[目]苞到官，遣

使迎母，道經柳城。故城在今永平府西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抄，劫質

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顧私恩，毀

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戰破賊。其母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方孝孺曰

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爲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況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手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重賂。以請其母。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雖得我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

**綱** 光緒元年春二月。置鴻都門學。○鑑鴻都門學諸生。皆

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有

封侯賜爵者。士君子恥與爲列焉。旣而詔爲鴻都文學。樂松等圖像立贊。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賤。斗筭小人。依憑世戚。託附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綱** 以張顛爲太尉

顛中常侍。奉之弟也。

**綱** 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爲雄。○六月有黑氣墮溫

德殿庭中。○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目上以災異問

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蔡邕對

連用常侍。兄弟。兄時事了知矣。災異。

日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天之憂勤不已故屢出妖變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障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諂諂諂諂門史霍玉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將為國患宜高隄防明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洛陽獄棄市中常侍呂彊愍邕無罪力為伸請詔減死與家屬髡鉗徙朔方璜女夫陽球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得免

綱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日后無寵而姑為渤海王

竟有呂彊

惺妃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鄴及兄弟並被誅

綱是月晦日食○日尚書盧植上言黨綱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載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綱略細微不省

綱初開西邸賣官○鑑是歲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價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

賣官

不成事

官聚錢以為私藏。帝嘗問侍中楊奇震曾孫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綱 己未 二年春，太尉橋玄罷。○目玄幼子遊門次，為人所劫，登樓求貨，玄不與。司隸河南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子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

綱 夏四月，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鑑 甫節等姦虐弄權，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萬

餘人。尚書陽球嘗附譴，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球奏甫、熲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減責，乃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熲字紀明，皇甫規字威明，張奐字然明，乃僵 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磔甫屍，慨然拭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好妄作，不宜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於是



好呂彊

已身說法  
一片婆心可  
敬

如呂彊者立為官  
官師表豈不善乎  
惜國運不能用之也  
昏庸

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後漢書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伍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伍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綱封中常侍呂彊為都鄉侯不受○鑑彊上疏曰宦官品卑

人賤不當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罔不由

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

毀刺貴臣譏訶宦官陛下不察其言令羣邪陷之刑罪今羣

臣皆以邕為戒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段熲武勇冠世勳

烈獨昭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

受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

綱冬十二月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目初郃兄侍中儼死於陳竇之難至是永樂少府陳球復說

郃曰曹節等放縱為害可表徒衛尉陽球為司隸以次收節

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

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

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由是節等聞知共

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郃及陳球劉納陽

球皆下獄死

綱巴郡板楯蠻反○鮮卑寇幽并

綱庚三年冬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目后本南郡屠

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徵其兄進為侍中後王美

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

綱作畢圭靈昆苑在洛陽城西○目司徒楊賜秉之諫上以問侍

躬

光和三

四年

仲伯

仲伯

與金夫也之言相  
反矣  
何以便大死  
為豈惑深  
矣

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綱辛酉四年春正月調郡國馬置驂驥廐丞以領之時豪右辜權馬至二百萬

百萬○夏交阯梁龍反以朱儁為刺史擊斬之○秋九月鮮卑檀石槐死○目子和連代立出攻北地人射殺之子騫曼

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

綱作列肆於後宮○目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

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衣商賈服從之宴飲為樂又於西園弄

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

與馬齊好為私穡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呂彊

上疏諫不省

君如是焉得不亡

稍快人心

綱壬戌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目太

尉許臧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

穢皆不敢問而虛糾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

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

囚鸞鳳帝以讓臧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綱秋七月板楯蠻寇巴郡以曹謙為太守降之○目板楯蠻

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程

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永

初建和羌虜入寇皆賴板楯連摧破之馮緄南征倚以成功

近益州郡亂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公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

亭更賦至重僕役筆楚過於奴鹵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

劉割陳冤州郡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故邑落相聚以至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遣宣詔赦之即時皆降

綱八月起四百尺觀○以桓典為侍御史○目典為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綱甲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目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眾共神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言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

賊黃巾

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師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有詔逐捕角等角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識故時人謂之黃巾賊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綱三月以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雋討潁川黃巾○鑑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規之子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彊對曰黨綱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轉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

帝此赦懼為賊合耳

人還諸徒者。惟張角不赦。

不之何待

綱殺中常侍呂彊。侍中向栩。郎中張鈞。○目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耗。上自是不復升臺榭。及譖奉通賊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譖呂彊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彊。彊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譏刺左右。讓誣與角為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興兵。

昏愚

宦後

昏愚至此

作亂天下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鈞學黃巾道。收

掠死獄中。

後漢書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烜赫扶風人孟佗饒於財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吾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

不得進。盜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

州刺史。

綱夏四月。太尉楊賜免。○目帝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

中平元年

帝不悅坐寇賊免

綱汝南太守趙謙討黃巾敗績○五月皇甫嵩朱雋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鑑朱雋與賊波才戰敗

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因風縱火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

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知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

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顥異焉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

安之者在君乎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顥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字子將與從兄靖俱

曹操出

此操出身也

操不幸而遇此世矣

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

月旦評焉操因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

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大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朱雋護軍司馬傅

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由於內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

趙魏黃巾亂六州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

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邪正不宜其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

皆將巧辭飾說其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

矣秦白起至杜邨賜劍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

進姦凶自息趙忠惡之變功當封忠譖之帝猶識變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

綱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為交州刺史討平之○目交阯多珍貨前刺史無清行故吏民怨叛琮到部各使安其資業蠲徭役誅渠帥選良吏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綱盧植圍張角於廣宗縣名今屬順德府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

代之○目盧植連破張角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滅死一等遣卓代之

考  
考  
考

綱秋七月巴郡張修反○目修以妖術為人療病其法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眾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綱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冬十月與角弟梁寶戰皆擊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目董卓以無功抵罪乃

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梁眾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小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

斬梁獲首五萬溺死三萬人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

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綱先零羗及涼州羣盜北宮伯玉等反○目北地先零羗及

綱先零羗及涼州羣盜北宮伯玉等反○目北地先零羗及

枹罕河關羣盜反其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王為將軍金城  
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太  
守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  
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  
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  
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羈也食餉也鷹隼欲其鷙  
音至擊殺鳥也也鷙而亨音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  
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勳為羗所敗  
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羗滇吾名羗西以身扞眾曰蓋長史賢人  
汝曹殺之為負天勳仰罵之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羗羗  
服勳義勇送還漢陽漢郡治冀縣今之伏羗縣也晉改為天水郡治上邽郡隋唐為秦州移治成紀即

今之秦州也

綱朱儁討南陽黃巾連破之○目時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  
帥眾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  
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  
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西南自將精兵掩東  
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  
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  
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因急攻追破之於是黃巾解散

綱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目允破黃  
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

楊賜內不終制  
官官外不終中  
冤獄未造庸  
慚之臣類是

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楊賜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張讓凶慝難量幸為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其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綱**乙 二年春正月大疫○二月南宮雲臺災○**目**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今山東武定州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蜚災自生袁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舍聖戒自蹈亡主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警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又詔發州

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訶譴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牧守皆責助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鉅鹿太守司馬直有清名亦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得失古今之禍敗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綱**黑山賊褚燕降○**目**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



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於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  
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  
目白繞睦固若蝻之徒不可勝數張牛角死令其眾奉飛燕  
為帥部眾寢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並被其害朝廷不  
能討燕乃遣使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  
事

綱三月以崔烈為司徒○鑑烈寔從兄也有重名於北州歷  
位郡守九卿時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皆因常侍阿保入錢  
西園而得之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名然亦先輸貨財而  
後得公位烈時因傅母宮中阿保者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  
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靳惜也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

要活難受  
惜出自鈞口

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言烈本不欲買官因我介紹而成帝何反不以為美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  
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  
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但嫌其銅臭耳烈怒舉杖擊  
之鈞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鈞曰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

綱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目時涼州兵亂不  
解徵發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  
議郎傅燮厲言曰涼州天下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  
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  
萬里之士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

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帝從之

綱夏六月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以討張角功也

劉友益曰

破黃巾殺張角者盧植王允皇甫嵩也或檻車或下獄或收印綬而讓等乃以功封漢之亡決

矣

綱秋八月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目皇甫嵩之

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

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司空張溫為車騎

將軍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為破鹵將軍統於溫

綱冬十月司空臨晉侯楊賜卒

諡文烈

○殺諫議大夫劉陶前

司徒陳耽○目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

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耽為人忠正宦官

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綱張溫討涼州賊邊章韓遂不利十一月將軍董卓破走之

○目張溫使董卓討羌卓絕糧乃於所度水中偽立堰以捕

魚而潛從堰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

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

耳語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言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

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

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

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

臨衆未有不斬以成功者今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

矣溫不忍殺

怪自不凡

綱造萬金堂○鑑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又遷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亦各數千萬

綱

丙寅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遣使就拜張溫為太尉

○以宦者趙忠為車騎將軍○日帝使宦者趙忠論討黃巾

功傅燮有功未封忠遣弟延謂燮曰傅南容

燮字

少答我常侍

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守

綱修南宮鑄銅人○日帝使繕修南宮玉堂鑄四銅人四鐘

又鑄天祿蝦蟇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灑南北郊路以為

可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

綱夏六月荊州刺史討趙慈誅之○鑑慈叛殺南陽太守秦

頡攻沒六縣乃拜太山羊續為南陽太守發兵與荊州刺史

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餘賊並詣續降續有清操

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妻子亦不令至郡舍府丞嘗獻以生

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後漢書中平六年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西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日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不登公輔

綱卯四年春二月滎陽盜起河南尹何苗討破之以苗為車

綱監會編卷二十一 漢靈帝 中平二年四年 重

騎將軍。○韓遂圍漢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目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傅燮勸鄙息軍養德俟賊勢離而擊之鄙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傅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人說燮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為我屬帥乎燮按劍叱之遂進兵戰沒諡曰壯節侯耿鄙司馬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

國為主寇掠三輔

綱漁陽張舉張純反○目故中山相張純與故太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校尉太守衆至十餘萬屯肥如古侯國今盧龍縣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移書州郡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綱冬十月長沙區星反以孫堅為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綱前太丘長陳寔卒○鑑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勿為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子孫訓戒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慰遣

之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楊賜陳耽每拜公卿輒

歎寔大位未登媿於先之及黨禁解每三公缺連徵不起至

是卒年八十四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謚文範先生定有子六人紀

謙最賢孫羣字長文紀之子定常奇之曰此兒必與吾宗魯

國孔融交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友更為紀拜由是

顯名○寔子紀謙克世其德時號三君每公府辟召則一門

之內羔雁成羣見者歎羨孝先長文各論父功德太丘日元

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定常詣荀淑使元方將車季方執

杖孫孝先長文坐車次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文若

坐膝前是夜太史奏德星聚○

叔慈名靖慈明名爽文若名彧

綱五年春二月以劉焉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目太

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宜置牧伯選清重名臣以居其任

朝廷從之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位以焉為益

州牧虞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

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徙治綿竹務寬惠以收人心

綱南匈奴右部反殺其單于羗渠○目詔發南匈奴兵配劉

虞討張純單于羗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

已於是右部醯落匈奴右部帥之名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

殺羗渠

綱冀州刺史王芬自殺○目陳蕃子逸與襄楷會於冀州刺

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

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以起兵

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誅諸常侍因廢帝而立

合肥侯以告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

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然皆懷至忠之誠據

擇字之

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觀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尹起莘曰

王芬以下謀上。何綱目止書自殺無貶詞。蓋是時靈帝之惡。浮於桀。乃獨夫耳。況芬本謀。特欲誅宦者為廢昏立明之舉。是以末減其罪耳。蓋恕芬甚。所以惡靈也。

綱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目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

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綱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講武平樂觀。○目望氣者以為

京師當有大兵。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問討鹵校尉蓋勳曰。吾謀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其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綱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以皇甫嵩為左將軍討之。○遣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走之。

綱己巳六年春二月。皇甫嵩討王國。大破之。○目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

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易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

綱三月劉虞討漁陽賊斬張純餘衆降散○日烏桓丘力居聞虞至喜各遣釋自歸虞罷諸屯兵於是純客殺純送首於虞公孫瓚欲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有隙

綱夏四月卽拜劉虞爲太尉○遣大將軍進討韓遂○日蹇碩忌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討帝從之進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還而西以稽行期

綱帝崩

葬文陵在河南府城東北

子辯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封弟協爲陳留王○日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於道人史子渺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潘隱告之進驚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稱疾不入辯卽位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爲陳留王年九歲

綱以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蹇碩誅之○日進旣秉政忿蹇碩圖已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者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爲豪傑所歸因信用之復徵智謀之士何顓荀攸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

見袁術

安與趙忠等謀誅進進同郡人中常侍郭勝以告進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綱五月遷孝仁皇后於河間驃騎將軍董重自殺六月后暴

崩○日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為助董太后每欲參

預政事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詈曰汝今斬張猶彊怙汝

兄邪我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

共奏孝仁皇后交通州郡幸較財利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師

請遷宮本國舉兵收重免官重自殺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

是不附何氏

世福基

綱葬文陵○日何進懲塞碩之謀稱疾不入陪喪亦不送山陵

綱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

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及帝出至河上司隸校

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鑑中軍校尉

袁紹說進悉誅宦官進以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宮

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

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時議欲盡廢宦官以士人領常侍進

難違太后意而太后母舞陽君及進弟苗數受諸宦者賂遺

知進欲誅之又數白太后為之障蔽進新當重任素憚宦官

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

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

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

何進軍不  
及實武多  
矣  
何世名華  
卓崔微石  
生涅以生  
一手

綱監會編卷二十一 漢靈帝 中平六年 三



召之無成  
見于此事

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爲少府不至及帝寢疾詔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亦不受命竟率兵駐河東至是何進召之將兵詣京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又使騎都尉鮑信募兵太山并召東郡太守橋瑁

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卽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深思之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紹促董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會皆詣進謝罪袁紹勸進便於此決

當死不效  
宜其死也

之再三不許謀頗泄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叩頭謂曰老  
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東掖奉望太后顏  
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樂  
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  
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此意何為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  
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  
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  
后不快幾至成敗先何后鳩殺王美人靈帝怒欲廢后宦者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  
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  
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  
誰於是尚方監渠穆宦者名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即為詔以

樊陵為司隸許相為河南尹尚書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  
中黃門以進頭擲與之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吳匡  
等引兵燒南宮門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  
從複道走北宮袁紹矯詔殺樊陵許相引兵屯闕下捕趙忠  
等斬之吳匡怨何苗不與進同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  
車騎也遂攻殺苗紹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  
之凡二千餘人或無鬚而誤死者進攻省內讓等困迫遂  
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  
公卿無從者惟盧植及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手劍  
殺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願陛下自愛遂投  
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至雒舍明日帝乘一馬

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於北芒坂下

北芒即北邙山在洛陽之北

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

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鮑信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

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

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太山卓步騎不過三千率四五日輒

夜潛出明日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

俄而何進兄弟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呂布殺原

而并其眾於是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

綱九月袁紹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遂弒太后何氏○曰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

陳琳下  
為  
雄

桓靈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

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有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

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

眾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

我爾謂董卓刀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

刀橫揖徑出縣節上東門逃奔冀州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

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霍故事更

立陳留王何如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曰有敢沮大議皆以軍

法從事坐者震動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

之事今上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免植官遂逃隱於

上谷卓以議示袁隗隗報如議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

王立陳留王協為帝。卓又議太后蹶迫永樂宮，至憂死。逆婦姑禮，乃遷永安宮，酖殺之。

綱除公卿子為郎，補宦官侍殿上。○即拜劉虞為大司馬。○

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黃更封鄒侯○遣使祭陳蕃、竇

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目董卓與三公詣闕上書，追理蕃

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孫。

綱自六月雨，至於是月。○冬十月，葬靈思皇后。公卿會葬素衣而已○

十一月，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十二

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

司空。○鑑周忠、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

收眾望。卓從之。於是徵荀爽、申屠蟠等，就拜爽平原相，行至

卓賊也  
公卿會葬  
素衣而已

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五日。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蟠不起。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吾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月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

尹起莘曰：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為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真無媿於處

士之名矣

綱以袁紹為渤海太守。○目卓購求袁紹急，周忠、伍瓊曰：紹

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

生故吏滿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

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即拜紹渤海

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犇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渤海。韓馥遣人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徵兵赴難。馥得移問諸從事曰。今當助袁氏耶。助董氏耶。治中劉子惠曰。興兵為國。何問袁董。馥有慙色。乃作書與紹。聽其起兵。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後漢紀

孝獻皇帝

諱協字合靈帝中子也董卓賜皇太后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為山陽公

於魏青龍二年壽五十四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

○目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給軍糧孔伋屯

潁川劉岱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

信與橋瑁曹操俱屯酸棗今延津縣袁術屯魯陽今魯山縣眾各數萬

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君畧不世出殆天之

所啓乎

綱卓弒弘農王書法廢君書弒自卓始終

綱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

尚書周毖○目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陳太曰夫政在

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太曰非謂其

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習

問軍事袁本初紹公卿子弟生長京師張孟卓魏東平長者

坐不闕堂孔公緒仙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竝無軍旅之才非

公之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

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

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

如卓志所  
謂殘賊非  
奸雄

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卓乃悅既而  
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雒已久  
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作色

曰公欲沮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

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毖固諫

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公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

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收斬之彪琬惶恐

謝罪

綱卓徵蓋勳為議郎皇甫嵩為城門校尉○目嵩將兵三萬

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卓素怨嵩徵為城門校尉欲因殺

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卓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

綱監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元年

九上

四百五

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  
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勲以衆弱不  
能獨立亦還京師

尹起莘曰

皇甫嵩功名素著身為上將手握強兵坐視帝  
室傾覆逆賊鴟張不能倡大義於天下乃束手  
就召甘心事賊何哉善乎范曄之論謂其舍格天之  
大業就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况是  
時蓋勲進謀梁衍獻策嵩皆棄之不顧至他日乃  
以虛詞強辯與逆賊抗不亦晚乎

綱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目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  
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  
掠積屍盈路卓自畱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  
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

三月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  
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  
卓卓亦雅信焉

綱殺太傅袁隗滅其家

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  
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綱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  
刺史○鑑堅起兵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前至魯陽與袁術合  
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與官  
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  
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盛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日向堅  
所以不起身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  
敢攻而還

劉表校荆

綱以劉表為荊州刺史。○目表請南郡今荆州府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越勸表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袁術字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皆斬之。而取其眾。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綱曹操與卓兵戰於滎陽。不克。還屯河內。○目袁紹等諸軍畏董卓之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我計。使渤海引河內之

眾以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大谷。袁將軍率南陽之軍出丹浙。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溝。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天下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頃之。酸棗食盡。眾散。劉岱殺橋瑁。

綱袁紹以臧洪領青州。○夏四月。以劉虞為太傅。○鑑幽州牧劉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口。虞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

綱司空荀爽卒。○目爽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舉辟皆取才畧之士。將共圖之。亦與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為內



謀會病薨。

綱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目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簠飛廉銅馬之屬以鑄。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綱省孝和以下廟號。○目初孝和廟號穆宗。孝安號恭宗。孝順號敬宗。孝桓號威宗。至是蔡邕議以為宜皆省去。從之。

綱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目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籍田。乘鸞路。設旄頭羽騎。

綱未辛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目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為主。曹操不可。韓馥袁紹等竟遣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污耶。乃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綱二月。卓自為太師。位居諸侯王上○孫堅進兵討卓。卓敗西走。堅

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目堅進屯陽人。即陽人聚與董卓戰。大

破之。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

孫堅與卓  
大異

何也。術踧踏，即調發軍糧。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不夷爾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與汝和親邪？」復進軍。卓自出戰，敗走。堅進至洛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綱夏四月，卓至長安。○目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因抵手謂皇甫嵩曰：「義真嵩字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

綱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目時張揚在上黨，有眾數千人，歸袁紹於河內。馥以豪傑多歸心於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說紹結公孫瓚攻冀州，以怵馥。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辛評、郭圖、荀諝等說馥曰：「公孫

素後  
無所

瓚將燕代之眾，乘勝南來，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眾，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與袁氏？馥曰：「皆不如也。」諝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馥懼，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氣也言易與也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後馥依張邈，紹使

至與邈耳語。馥謂圖已遂自殺。

尹起莘曰

袁紹四世五公負海內重望首與何進倡誅宦官挑發禍機遂至逆賊暴亂傾覆漢祚四海分崩禍亦烈矣紹既身為盟主固當奮不顧死戮力王室庶可少贖前日之失况袁隗之死舉家屠戮尤當痛心疾首務殄讐賊夫何自舉義以來未聞遣一兵馳一騎進攻賊黨顧乃更相吞噬務自封殖果何為者哉

綱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

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

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眾

畧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今朝城縣

綱冬十月卓殺衛尉張溫。○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

者董卓使人誣告溫罪答殺以應之。

劉備出

綱黃巾寇渤海校尉公孫瓚討破之。○公孫瓚攻袁紹以劉

備為平原相。○劉虞子和為侍中帝使逃歸令虞以兵來

迎袁術留和使以書與虞虞遣騎詣和公孫瓚亦遣弟越詣

術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

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

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漢縣故城在今宿州南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

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

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

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

城多叛從瓚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名勝景帝第八子之後也垂手

下膝顧目見其耳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有大志少語言

孫堅自別

綱監會編卷二十三 漢書 初平二年 子英

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事盧植因往見瓚瓚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今蒲州關羽涿郡今涿州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郡將兵詣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逃而能反乎雲曰天下汹汹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議論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為主騎兵

綱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目袁術與袁紹有隙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堅擊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堅乘勝夜追祖祖步兵射堅殺之

綱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目初卓入關留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助之

綱劉焉殺漢中太守斷斜谷○目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張修療人病令病家出米五斗號五斗米師聚

眾寇叛時謂之米賊客居於蜀焉以為督義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殺害漢使作乘輿車時焉子璋為奉車都尉在長安帝使璋喻焉焉留不遣

綱管寧邴原王烈適遼東○目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

人以是知其優劣。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  
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  
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  
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  
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  
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  
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  
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烈器業過人。少時  
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王得之。盜請罪  
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  
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

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  
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  
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  
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度欲以為長史。烈辭  
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綱 王 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

破之。遂掠潁川。○目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顥見而  
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  
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其宗族往依韓馥。會袁  
紹已奪馥位。待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  
有雄畧。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

至催汜既破中牟遂掠潁川其鄉人留者多為所殺

綱袁紹擊公孫瓚於界橋大敗之○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

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目董卓宗族內外竝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車服僭

擬天子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自云事成雄據

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

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

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為父

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

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

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

呂布見  
卓僅三年  
而反盜賊  
了人年

遂許之卓入朝陳兵夾道屯衛周匝布令勇士偽著衛士服

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大呼呂布

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起兵斬之即出懷中

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

歌舞於道士女賈衣裝市酒肉相慶暴卓屍於市卓素充肥

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宗族在郿皆

為其下所殺塢中金銀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

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封溫侯共秉朝政

後漢書初卓之未敗有人書呂字於布上

而行歌於市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

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

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

綱監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三年 達三

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  
皆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况所坐甚  
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  
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  
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  
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  
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後漢書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  
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  
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

此中  
黃中  
寇兗  
州

綱黃中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目黃  
中寇兗劉岱欲擊之鮑信諫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曹操部  
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

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  
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晝  
夜會戰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  
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

綱李催郭汜等舉兵犯關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目初

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不從布欲以卓財物頒賜公  
卿將校允亦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多自誇伐既  
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  
頗自驕傲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下詔赦卓部曲  
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皆猶  
豫未決時百姓訛言當盡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煽動

如高祖封  
庶崇志武  
燒反書刻  
居是日友

皆擁兵自守。李傕等還至陝，遣使詣長安求救，不得。傕等益懼，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校尉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讐，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不濟走未晚也。」傕等然之，乃相與收兵而西。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將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曰叟內反，引傕眾入城。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招王允同走。允不忍去，太常种拂戰死。傕汜進逼南宮掖門，收司隸黃琬殺之。又收允及左馮翊宋翼、右扶風王宏，竝殺之。暴允屍於市，莫敢收者。故吏趙戩棄官收葬之。呂布自武關、韓南陽，又從張揚於河內。傕等購布急，乃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揚，始允自專討

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候，故得免於難。

綱秋七月，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九月，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自為將軍。○冬十月，以劉表為荊州牧。○曹操遣使上書。○目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

勤王之初

下分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揚，假塗西至長安。揚不聽。董昭說揚曰：「操實天下之英雄，宜表薦之，永為漢分。揚從之。昭乃為操作書與傕、汜等，致殷勤。傕、汜議留操使鍾繇說曰：「方今英雄竝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從之。



綱徵朱儁為太僕。○目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

袁術據揚州

綱西四年春正月朔日食。○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目術為劉表所逼。進兵北向。為曹操所破。走歸。逐所置揚州刺史陳瑀。據壽春。領州事。李傕欲術為援。以為左將軍。

綱袁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目袁紹與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去。○綱二月。魏郡兵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

綱以陶謙為徐州牧。○目徐州治中王朗勸刺史陶謙遣使奉貢。故有是命。仍以朗為會稽太守。

綱夏六月大雨雹。○華山崩裂。○袁紹擊于毒左髭丈八等皆斬之。○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郟。○目前太尉曹嵩避

也 曹嵩父嵩見字于德

難琅邪。其子操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故城在今

沐陽縣西北。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敗走郟。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攻郟不克。乃去。攻破城邑。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綱冬十月大司馬劉虞攻公孫瓚不克。見殺。○鑑虞與瓚積不相能。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不能斷。瓚築小城於薊城。

東南以居虞恐其終為亂乃率兵討之虞卒無部伍又不習戰又愛民不忍燒廬舍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字璜而已攻圍不下璜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眾大潰被執會有詔使增虞封邑璜乃誣虞謀稱尊號脇使者斬之傳首京師故吏尾敦劫歸葬之初虞欲遣使詣長安而難其人眾咸曰右北平田疇年雖少有奇才虞乃備禮而遣之疇選家客二十騎間道至長安致命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璜怒購求責之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莫有從將軍者璜釋之疇比歸無終今玉田縣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

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在玉田縣東北營溪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乃為約束三十餘條又為制禮興學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綱甲興平元年春正月帝冠○二月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

豫州刺史備屯小沛曹操食盡引兵還

綱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畱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目張邈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譏議已而殺之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迎呂

呂布奪

布以拒操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今濮州范東阿三城不動程昱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勒兵自守

綱秋七月自四月不雨至於是月○目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綱九月曹操攻呂布不克還走鄆城○目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相持甚急司馬典韋將應募者進

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曰十步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釋之操突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盡各引去操還鄆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淡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綱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目天火燒緜竹城劉焉徙

劉備領徐州

治成都疽發背卒州大吏趙躄等貪焉子璋温仁其上以為  
刺史詔以為益州牧

綱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目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  
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推袁術  
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術字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  
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視能者與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  
備遂領徐州

綱馬日磾卒於壽春○目初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岐  
守志不撓袁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借節視之因奪不  
還求去不遣日磾嘔血而死

綱袁術表孫策為懷義校尉○鑑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

孫策孫權  
周瑜出

男策權翊匡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今舒城縣人周瑜與策

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推結分好勸策徙居  
舒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

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有復讐之志至壽春見袁術術甚

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為懷義校尉許以為九江太

守己而更用陳紀朱作又使攻廬江策攻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

勲策益失望

綱以劉繇為揚州刺史繇岱之弟也

綱乙亥二年春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劫帝入其營○目李

傕郭汜樊稠矜功爭權傕以稠勇而得眾忌之請稠會議殺

之於坐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汜各治兵相攻傕遂將兵圍

孫策構  
景三始

宮以車三乘迎帝幸其營放火燒宮殿官府民居悉盡帝使公卿和解之汜留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等十人以為質雋憤懣發病卒

綱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郭汜攻李傕傕遷帝於北塢○目郭汜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耶汜乃止汜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帷傕復移乘輿幸北塢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饑色

綱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雍丘○鑑操攻鉅野斬呂布將薛蘭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

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願將軍熟思之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伏兵破之攻拔定陶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

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

綱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以濟為驃騎將

軍開府○目李郭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催將楊奉謀殺催

事泄叛去催眾稍衰張濟自陝西至欲和催汜遷乘輿權幸

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催許和計猶未定帝使

將軍賈詡論散羗胡催益單弱七月車駕東出夜到霸陵從

者皆饑張濟賦給有差催出屯池陽今涇陽縣汜欲帝幸高陵縣名

且幸近縣八月幸新豐汜復謀脅帝還都郡侍中种輯知之

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

孫作克抄收

綱八月曹操圍雍丘張邈為其下所殺○冬十月以曹操為

兗州牧○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催汜合追帝至陝帝渡

河入李樂營○目郭汜黨復謀脅乘輿西行楊定董承將兵

迎天子幸楊奉營張濟與奉承不相平乃復與催汜合車駕

遂幸弘農濟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東澗在陝州西南一名七里澗承奉

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承奉詐與催等連和密遣間

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等來共擊催等破之車駕

發東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李樂令上御馬

至陝又御船渡河同濟者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到大陽津名在陝

幸李樂營河南太守張揚使數千人負米貢餉上御牛車

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羣帥競求

拜職刻印不給。至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帝又遣太僕韓融與催汜連和。催乃放百官歸宮。人已而糧盡。張揚來朝。謀以乘輿還洛陽。諸將不聽。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州域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郭圖淳于瓊以爲不可。紹竟不從。授言。

東吳始基

綱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目初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策舅吳景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

渭屢許策

不也

大英雄行  
兵自有紀  
律

策未必能定。乃許之。策北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發恩布令。旬日之間。得見兵二萬餘人。威震江東。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濶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範字旣士大夫。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範汝南細陽人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代 漢平二年 七

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卽釋襦着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義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歸美於昭。策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昭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劉繇將奔會稽，許劭勸往豫章，繇從之。

綱劉繇攻豫章，音融走死，以華歆爲太守。○目初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每浴佛，設食布席數十里，費以巨億計。及曹操擊破陶謙，融乃將

男女萬口走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走依彭城相薛禮於秣陵，復殺禮。又詐殺豫章太守朱皓而領其郡，劉繇討之，融敗走死。詔以華歆爲太守。

綱孫策遣其將朱治據吳郡。○目汴陽都尉朱治逐吳郡太守許貢而據其郡，貢南依山賊嚴白虎，後策皆擊殺之。

綱雍丘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目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

洪爲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臧洪字，天下義士，

終不背本。洪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從。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



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  
事，共尊王室，豈期郡將邁尼，請師見拒，使洪故君遂至淪沒。  
區區微節，無所獲申。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

猶今言孔璋琳字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

身死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中糧盡。

洪殺其愛妾以食將士，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

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噴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

公。今王室衰微，無扶翼之意，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

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讐，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臧洪

射陽人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

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

俗失忠

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  
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  
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綱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目輔結胡

漢數萬人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攻瓚，破瓚於鮑丘。

水名在今瓚退保易京。在今雄縣南，易水之上，京高也。先是幽州有童謠云：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為

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為圍塹十重，築京高十丈，

為樓其上，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

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

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

志行

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叛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非我所能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我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人皆笑之

尹起莘曰

故吏之書一以見虞之恩德在人一則見輔等之不忘故主皆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也

綱建安元年春二月修洛陽宮○夏六月劉備與袁術戰

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備降於布遂與并兵擊術○目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白將拒術相持經月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引兵東下飛敗走布擄備妻子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術戰又敗饑餓困蹶

知劉知柔  
之道

反復無定  
宜其死也  
呂布得徐州

請降於布布忿術軍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

綱秋七月帝還雒陽○目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揚以糧迎道路七月至雒陽張揚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揚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承畱宿衛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委輸不至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或饑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

綱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鑑曹操在許今許州

謀迎天子眾以為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

諸侯景從漢高帝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天子

出奔謂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輿旋

之蒙塵志行建安元年

孫入朝 有氣魄

孫扶天子 計成矣

軫軾車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乃遣曹洪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不得入議郎董昭作操書結楊奉奉得書喜語諸將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董承患韓暹矜功肆恣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既至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

綱曹操遷帝於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目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跂望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

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用人

綱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目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避之不從發兵拒策策破之朗遁走追擊大破之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吏卒常苦之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綱冬十月曹操攻楊奉走之○目車駕東遷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操征奉奉南奔袁術

綱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目詔書下紹責以地廣

用人

評紹一生

兵多而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懇。乃以紹為太尉。紹恥班在曹操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綱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彧為軍師。郭嘉為祭酒。○

曰初操求策謀之士。或薦其從子攸。及嘉。操徵攸與語。大悅。

曰公達攸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尚何憂哉。嘉初見

袁紹。訝其好謀無決。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

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

綱以孔融為將作大匠。○鑑初融忤董卓意。出為北海相。時

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融到郡。安集流移。表顯儒術。

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弟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招徠清雋之

士。皆備坐席。一介之善。莫不加禮。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

屯都昌。漢縣。故城在今臨朐縣境。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太史慈求

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

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當袁曹方盛。融獨無所協附。左承

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

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

功。在郡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是年為袁譚所攻。自春及

夏。戰士裁餘數百人。流矢雨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

城陷。乃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因徵為將作大匠。

綱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鑑中平以來。民棄農業。

諸軍竝起。率乏糧穀。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

業何冠  
戰  
任  
計

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以羽布也

○綱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東屯沛。○目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

曹劉相合

用敵攻敵  
操謀也

素渙荅  
巨樂毅來

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害，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遣東屯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袁渙茂才。至是為布所留，使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綱張濟攻穰城，敗死。族子繡以其眾歸荊州。○目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攻穰城，中流矢死。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吾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

人納其衆。衆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繡代領其衆屯宛。初帝既出長安，賈詡往依段熲。至是歸繡，說繡使附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

綱劉表立學校，作雅樂。○目表愛民養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杜襲、繁欽避亂荆州，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非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也。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受命。○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深愛其才，時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友。融薦之於操，衡罵辱操，操怒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

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左右譖之。表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甚加善待。後祖於蒙衝船大會賓客，衡衆辱祖。祖殺之。後漢

書衡初來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雅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既數稱衡於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疾，操自稱狂病不肯往，操聞衡善擊鼓，召爲鼓史。大會賓客，衡解衣裸身，著岑牟單綬，作漁陽參，擲顏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衡將赴荊州，衆人祖道於城南，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冢之間能不悲乎？黃祖長子射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射大會賓客，有人獻鸚鵡，鸚鵡者射舉卮屬衡賦之，衡攬筆而就。

文不加點辭采甚麗後祖殺衡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衡時年二十六

綱丁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繡叛襲操殺其子昂

綱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鑑袁紹與操書辭語

自惟記說  
良開中久  
無守去矣

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  
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  
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  
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以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  
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  
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  
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  
讒言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

重其權

揚收借  
難于去矣

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  
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  
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  
也或亦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恐  
紹侵擾關中西亂羗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也  
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  
若撫以恩德使與連和彼亦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  
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  
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開陳禍福騰遂  
各遣子入侍

綱袁術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目術以讖言代漢者當

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逆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議稱尊號，王簿閻象切諫，術默然。聘處士張範，範使其弟承謝之。術以其意語承，承力言其不可。孫策聞之，亦貽書勸止。術始料策必與已合，及得書，愁沮發疾，策遂絕之。至是僭號於壽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欲以金尚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將不在之  
必如之

綱三月，以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夏五月，以呂布為左將軍，布討袁術，破其兵。○目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說布絕婚。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其使，斬許市。珪欲

反曹之人易  
喜易怒

使其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又得操手書慰納，大喜，即遣登奉表謝恩。登見操言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眾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我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竝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陳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遣暹奉書與合兵。

徐揚相攻

一班盜賊



竝攻勲。勲軍敗走，殺傷殆盡。布性決易，所爲無常。其督將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用。」

綱以孫策爲會稽太守，討袁術。○秋九月，曹操討袁術，破走之。○目操東征袁術，術棄軍走渡淮，留其將橋蕤等拒操。操擊斬之。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綱下故太尉楊彪獄，尋赦出之。○目楊彪與袁術婚媾，操惡之，奏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可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今天下纓綬搢紳。」

袁重賜  
及彪

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恕，輔相漢朝，能舉直措枉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一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後復拜太常。彪見政在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綱以金尚子瑋爲郎中。○目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旄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聖上哀矜，未忍追棄，不宜加禮。」朝廷從之。尚喪至，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爲郎中。

綱劉備誘楊奉，殺之。○目韓暹、楊奉寇掠徐揚間，劉備誘奉斬之。暹與郭汜、胡才皆爲人所殺。李樂病死。

綱戊寅三年春，曹操復擊張繡。○夏四月，詔將軍段熲等討李

呂布死

催夷三族。○曹操引兵還。五月，劉表救張繡，操擊破之。繡復追敗操軍。○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目**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荀攸勸操自擊布，乃自將東出，遇劉備於梁，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陳宮勸布出屯於外，宮自守於內，待操食盡而擊之。布以為然，其妻不可而止。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其氣衰矣。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十二月，布將共執陳宮、高順降。布亦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

急而取勝  
志此也

周生

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座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嘗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叵信。』」備顧目見其耳操謂陳宮曰：「公臺宮字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在，公不在宮也。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因涕泣，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

**綱**以劉備為左將軍。○**目**劉備從操還許，操表以為左將軍。

今法侯  
字龍別子  
以徐待其交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建安二年  
五百七七

禮之愈重

綱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目策遣張紘獻方物操欲

接納之因加表封以紘為侍御史周瑜魯肅知袁術無成遂

棄官渡江從策吳志袁術欲以周瑜為將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初東城人

魯肅富於財性好施予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士甚得鄉邑歡

心瑜在居巢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遂相親結袁術聞其名署東城長

肅亦見術無紀綱不足與立事乃南到居巢就瑜瑜遂與之

同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今石禽之謂曰爾昔襲孤斫孤馬

鞍今創軍立事棄除宿恨汝勿恐怖即破械署門下賊曹王

賊之事又討太史慈於甬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音志神

亭時耶策攻劉繇於曲阿時慈為繇將遇策神亭二人前鬪會兵赴乃解散若卿爾時得我云

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

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

如意也即署門下督會劉繇卒揚州士眾未有所附策命慈

往撫安之并觀華子魚敬所以牧御方規何如時華欲為左

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慈捨我當復從誰果如期而慈

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拊掌大

笑遂有兼并之志

綱袁紹攻公孫瓚圍之○目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欲

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紹於是大興兵攻之瓚南

界諸將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眾日蹙

綱紀四年春三月瓚自焚死○目紹誘瓚出戰設伏擊敗之

瓚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

即瓚所築 瓚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  
易京也

綱夏以董承為車騎將軍。○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目術既稱帝淫侈滋甚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簡復為簡所拒士卒散走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於袁紹袁譚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備邀之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篋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此乎因憤慨嘔血死。

綱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目袁紹益驕簡精兵十萬欲攻許沮授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疆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

竊為公懼之郭圖審配曰以公今日之強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令圖等攻許八月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  
城名在今中牟縣北

綱冬十一月張繡來降。○目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繡欲許之詡於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疆曹弱又先與曹為讐詡曰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宜從一也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率眾降操執手歡宴拜揚武將軍表詡為執金吾。

綱復置鹽官。徙司隸校尉治弘農。○目曹操使御史衛覲鎮撫關中。覲書與荀彧曰：關中流民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爲部曲，郡縣貧弱，兵家遂強，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民必競還。又使司隸雷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綱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目袁紹使人求助於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操韓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

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爲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恩，無爲負嵩。表彊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爲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綱孫策襲廬江取之，徇豫章。太守華歆降。○目廬江太守劉

勳引兵伐上繚。

漢縣今未詳

諸宗帥

漢有宗民宗賊

至海昏。

漢昌邑王國今建昌奉新

甚非必之  
不可欺美  
故也

早見機

二縣策乘虛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其部曲三萬餘人  
 地 策乘虛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其部曲三萬餘人  
 攻勳破之勳北歸許吳志策攻破皖城得橋玄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謂瑜曰橋  
 公二女雖流離得我二人為婿亦足為歡策盛兵將徇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自  
 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  
 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前會稽太守王朗齊名中州常懷瞻仰  
 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  
 敢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會稽謙光之  
 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  
 今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歆乃夜作檄明  
 且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曰府君年德名望遠  
 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功

爭鋒相爭  
早耳

步則相爭  
之也

曹魏騰忤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  
 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  
 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  
 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綱曹操復屯官渡○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  
 目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備謀誅操操從容謂備曰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  
 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  
 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  
 畱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屬備備眾  
 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

使汝白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綱庚辰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

州○鑑時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欲自攻備諸將皆

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

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

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

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

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

疾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備破之進拔下邳擒關羽操使

張遼說羽降羽表三約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

二也知吾王去向不分以明己志操從之封羽為漢壽亭侯

千里便當辭去三也

漢壽縣名故城在今湖廣龍陽縣境亭侯爵也時備妻甘糜二夫人亦為操所獲操

欲亂其臣主之義使羽與二夫人共室羽避嫌秉燭立侍至

天明備犇青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

歸之

綱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

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目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

田豐諫不聽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進軍黎陽遣

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操將往救之荀攸曰今兵少不敵

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然

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

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

言文多端

綱監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建安五年 三

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臨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陳輜重餌敵。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前後至。果分趣輜重。操乃率將縱擊。大破之。斬文醜。良醜皆紹名將。兩戰擒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綱孫策卒。弟權代領其眾。○目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

孫權立

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綱秋袁紹遣劉備畧汝穎。曹操擊走之。備復以紹兵至汝南。

○目陽安漢縣故城在今息縣西南都尉李通急錄戶調。朗陵長趙儼以

書與荀彧曰。今陽安百姓困窮。鄰城竝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忠守節。在險不貳。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綿絹。何以勸善。彧即白操。悉以綿絹還民。郡內遂

東袁相攻  
大成敗  
西  
文



安劉備畧汝潁之間操使曹仁擊走之盡復諸縣備還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復至汝南操遣將擊之為備所殺

綱九月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鑑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以緩進持久紹不從八月紹進攻操操出戰不利復還堅壁以衆少糧盡與荀彧書議還許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彼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將兵送之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必空弱若分輕騎掩襲許可拔

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矣紹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其至跣足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我事濟矣攸告以袁氏輜重盡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自將五千騎間道至屯縱火擊之紹聞操擊瓊但遣輕騎救瓊而使高覽張郃將重兵攻操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復譖張郃郃遂與覽焚攻具詣操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其子譚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紹為人寬雅有局量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復自

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紹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諒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逢紀復譖豐。聞敗。拊手大笑。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沮授為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操與之有舊。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况眾人乎。

綱以劉馥為揚州刺史。○目廬江梅乾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曹操表馥刺揚州。時揚州獨有九江。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懷乾等。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塢。塢。堰也。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為城壘。多

積木石以修守戰之備。

綱以孫權為討虜將軍。○目初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龕疎。權益貴重之。

綱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下之。○目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綱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從事趙韙作亂。

合 吳策三

字龍

全法侯

綱辛巳六年夏四月曹操擊袁紹倉亭軍破之○秋九月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州○目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鞞音彼股骨也肉皆消今不復騎鞞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綱趙韙圍成都敗死○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為漢寧太守○目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為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其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吏便樂之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

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

綱壬午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鑑紹自軍敗慙憤

發病嘔血死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及紹薨眾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

尹起莘曰

紹既敗亡初不足道然必書幼子襲州長子出屯者所以為後世廢長立幼之戒且以見譚尚

交攻之由耳

綱袁尚遣郭援高幹徇河東鍾繇擊破之斬援○目尚遣其

將郭援高幹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縣名

今屬平陽府援攻之急父老約援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既而以兵

劫之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

之吏民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死耳乃囚之壺關縣名

今屬潞安府有祝公道者夜盜出之操使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

未拔而援至諸將以援眾盛欲釋平陽去繇曰此為未戰先

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吾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

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未半繇擊破之南單于亦降

拔繇之甥也校尉龐德斬之繇見其頭而哭德謝繇繇曰援

雖我甥國之賊也何謝之有

綱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目曹操下書責權任子權

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

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

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偏袒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

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

過一侯印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吳夫人

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策字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

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建安七年

其具其車之數不送賢氣城邑皆下河東郡史冀遂守終  
 曰公聖壽皇也公聖與帥策同平小一民狂奔驅之破于  
 敵一遊甲豈與南面灑同若不破也豈谷勝其變吳夫人  
 月琳首吳與琳首吳俱命各不掛不首破也吳歸吳人對不  
 山貧我與內富強自可計以而裕送賢賢一人不爵不與曹  
 命曰將軍承父吳翁資兼六郡之衆其赫赫多流士田命議  
 曹將軍青將難于子難不受命目曹將軍青貴難于子難  
 難并難國之類也何攝之序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漢 輯錄

後漢紀

孝獻皇帝

綱鑑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  
 而還譚政尚不克目操追譚尚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  
 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  
 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變操遂還譚謂  
 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濟此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漢 輯錄

後漢紀

孝獻皇帝

綱癸未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而還譚攻尚不克○目操追譚尚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

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變操遂還譚謂

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縣名今屬河間

何陋及此

府譚別駕王修自青州來救譚欲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譚不從

綱秋八月操擊劉表尚圍譚於平原冬十月操還軍救却之

○鑑袁譚袁尚治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圍之急時操擊劉

表軍於西平縣名今屬汝寧府譚遣辛毗詣操請救初劉表以書諫

袁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

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若冀州尚不弟

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

亦為高義邪又與尚書曰青州譚天性峭急逃於曲直君當

更以筆核

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逃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為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可必克不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天下震矣操曰善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綱孫權遣兵討山越平之

綱甲申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目正月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畱審配守鄴操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又絕其糧道五月鑿塹圍城周四十里引漳水灌之城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幘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審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白幡出降孚隨輩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操遂

圍之尚懼求降不聽眾潰奔中山審配殺辛評家屬毗兄之家令

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兄子榮開門內操兵配拒

戰被執毗以馬鞭擊其頭而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

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

生我邪操引見配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

操曰卿忠於袁氏亦不得不爾意欲活配配意氣壯烈終無

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操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

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

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

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

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

綱監會編卷二十一 建安九年 三



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袁尚遣從事牽招至上黨。今路安府聞尚走，說高幹以并州迎之，不從。招乃詣操，復為從事。操又辟崔琰為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計較甲兵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

綱冬十月，高幹以并州降，復以為刺史。○十二月，曹操攻平原，拔之。袁譚走保南皮。○目袁譚復背操，操與書責之。然後進討，拔平原，走保南皮。操入平原，畧定諸縣。

綱公孫度卒，子康襲行郡事。○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誅之。○目丹陽督嬀覽承戴員殺太守孫翊。策之弟也

袁氏賊

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

綱西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目操攻南皮，袁譚出走，追斬之。王修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為掾屬，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

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  
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魏志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  
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翁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學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綱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目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乃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

綱夏四月黑山賊張燕降○冬十月高幹復叛詔以杜畿為

河東太守○目高幹復以并州叛河內張晟寇滎澗間曹操謂荀彧曰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於是畿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為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綱以荀悅為侍中○目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

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悅爽之兄子也

綱

丙戌

十一年春正月曹操擊高幹斬之以梁習為并州刺史

綱

以仲長統為尚書郎○日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高

幹善遇之訪以世事不合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為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畧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馬口繼以繫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幹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

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之哺乳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綱

烏桓寇邊○日時烏桓有漢民十餘萬戶蹋頓尤彊為袁

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欲助尚復故地故數入塞為寇

綱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封功臣為列侯

書法功臣者何滅袁氏者也曷冠以

操操之滅袁氏非為漢也則功臣亦有功於操而已矣

綱

夏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

康斬之○日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諫曰袁尚亡虜耳夷狄

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

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尚恃其遠必不設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袁氏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青冀非公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禦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空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即授以將軍印使統其眾疇不赴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疇即至隨軍次無終今玉田縣時方水雨潭滯虜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素知其徑路操令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山名在密雲縣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漢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永平府西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將

數萬騎逆戰操大破之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犇遼東或勸操遂擊之操曰我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而舉之既還許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為亭侯疇曰吾始為劉公報讐率眾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使疇所善夏侯惇喻之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苟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刎首於前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初操之北伐也劉備說

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綱冬十月有星孛於鶉尾○孫權母吳氏卒吳氏病篤屬張昭以後事而卒

綱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山名在今襄陽府西北○目初琅琊諸葛亮

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

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

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

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

之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

法葛亮  
出終綱目  
書往見惟  
此而已

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  
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失脚至

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

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

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

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

天府之地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

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

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外結孫權內修政治以觀時變則霸

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

法權  
援心

綱鑑通編卷之二十四 漢獻皇帝建安十二年

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羽飛乃止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  
 事之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不為止士元名統德公從  
 子也少純樸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孔明為  
 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徽字為冰鑑故德操與備語而稱之後漢  
書龐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刺  
 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侯之公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  
 於前表謂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  
 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  
 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  
 攜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尹起莘曰

玄德見孔明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如  
 出一轍三代而下出處之正孰有如孔明者非  
 特表而出之則亦後世之人物焉

耳終綱目書見賢者唯此而已

綱子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孫權

引子慈兒

尚悅而謂  
 正偽也

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用甘寧之策也○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  
 自為丞相○目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玠為東曹掾司馬朗  
 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  
 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與服不敢過度吏潔於上俗  
 移於下操聞之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  
 哉懿少聰達多大畧琰謂朗曰公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  
 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接邴原有女早亡操欲求與倉  
 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  
 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  
 也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止

綱秋七月曹操擊劉表○八月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

族○**目**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後漢書初操攻郟鄏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

不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乃以如己賜

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

討烏桓又朝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

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以

書爭之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

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

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

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

非以亡王為戒也既見操雄詐漸著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

數不能堪故發辭備宥多致乖忤操疑融所論

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諸侯時操封武平侯食邑與許相距不遠

建漸廣慮鯁大業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希慮有隙續漢書慮

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

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

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官歲餘復

流其權安在遂與融有隙

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好士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

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操既積嫌忌而慮復構成其罪遂

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規不

軌與孫權使語訕謗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

死融荅顏回復生大逆不道書奏遂收融下獄并其妻子皆

殺之初京兆脂習字元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

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哭曰文舉舍我何用生為

操怒欲殺之後赦得出後漢書魏文帝漢好融文辭歎曰楊

以金帛文帝以脂習有

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蘇軾曰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

烈丈夫之風又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

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

綱監會編卷二十

莫狀守建安十三年

其

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  
常也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  
綱劉表卒後漢書註云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九月操  
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目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

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  
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至天  
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中生在  
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  
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新野琮聽  
崩越之言舉州降操操遂進兵

備奔江陵

綱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鑑劉備屯樊  
城名在襄陽城北漢江之上即周仲山甫所封之國也  
琮降而不以告久之乃覺則操

已在宛矣備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

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斷不為備將其眾去

過襄陽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縣名今屬安陸府眾十餘萬人輜重

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

備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吾

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至襄

陽聞備已過將精兵五千往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

於當陽之長坂在當陽縣北備乃棄妻子走張飛拒後據水斷橋

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飛字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趙

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

夏口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

綱監會編卷二  
建安十三年  
志行



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綱操進軍江陵○目操釋韓嵩之囚以為大鴻臚又以和洽

劉廙王粲為掾屬從人望也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

為人短小放蕩操以定荆州走劉備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

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魏志王粲字仲宣會祖父龔祖父暢皆為三公少在長安蔡邕

見而奇之時邕以才學顯重常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

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粲博物多識嘗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

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

綱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

壁大破之操引還○鑑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請往說

劉備使撫表眾其治曹操權即遣肅行會備南走肅迎之於

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敬賢禮士兵精

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

業備甚悅用肅計進任鄂之樊口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

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權

見於柴桑漢縣在今九江府城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

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竝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

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

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權曰苟如君言

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

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

如游作

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縞之精者曰縞出於魯地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徧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心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

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長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鄱陽漢縣孫權立為郡即今饒州府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五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

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  
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  
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  
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權撫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  
甚合孤心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卿與子敬肅程公謂  
普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為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為左  
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備在樊  
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乃  
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  
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與操遇於赤壁山名在  
日嘉魚要非黃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  
州之赤壁也

孫劉之失  
在爭荆州  
而不和協  
至於操非  
一而所能  
也

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  
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戰船也字鬪  
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先以書遺操  
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  
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  
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煙燄  
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騎繼其後雷鼓大進北  
軍大潰操引兵從華容縣名今屬道步走劉備周瑜水陸竝  
進追操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操乃雷曹仁等守江陵引軍  
北還仁圍甘寧於夷陵呂蒙又引兵破之於是將士形勢自  
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綱鑑會編卷之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三年

蘇軾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四五驚不能禁釋此時不取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技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孫權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綱**十二月孫權圍合肥○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目**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之

**綱**孫權使其將賀齊討黠賊平之

**綱**己巳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引兵還○秋七月曹操軍合肥開芍陂屯田○冬十二月操軍還譙○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目**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辨士蔣幹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說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幹字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留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綱**庚寅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求才○**目**掾和洽言於操曰天下

古人不齋  
物受

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乃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毋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毋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陳平之薦由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側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綱冬曹操作銅雀臺於鄴。鄴今臨漳縣臺在縣治西舊有三臺前曰銅雀中曰冰井後曰金虎

各高四十餘尺相去各六十步其上複道樓閣相通中央懸絕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頂操臨終遺令施總帳於上朝脯使宮人歌吹帳中望我西陵西陵即操葬處也又云金虎臺在臨漳縣西南操於臺下鑿渠引漳水入白溝冰井臺亦在臨漳縣西南操建石虎於上藏冰夏月以賜大臣

綱十二月操讓還三縣。○目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人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以是為豪強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三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

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強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為人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今太康縣柘。今柘城縣苦。今省人鹿邑縣三縣。但食武平。今亦省人鹿邑萬戶。且以損謗。少減孤之責也。

綱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眾。○目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為宮室美。

女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京見權。乞與奮威權從弟瑜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畱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時據關中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感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道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音亦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山名。在今岳州府南。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語曰。曲有

誤周郎顧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  
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酒  
美者不覺自醉權以肅代瑜領兵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  
拒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  
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泛覽  
如涉水獵獸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  
不精專也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肅過潯陽今九江府與蒙論議大驚曰  
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便刮目相待  
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交而去

綱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目初備以統守耒陽縣名今屬衡州  
府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

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譚大  
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亮竝為軍師中郎將

綱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

綱辛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

副○三月遣鍾繇擊張魯○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目初操遣鍾繇討張魯關中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

皆反據潼關在華陰縣東操留子丕守鄴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

閏月操北渡河馬超將兵攻之幾危乃得渡九月超等數挑

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勸操偽許之韓遂請與操相

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

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

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  
 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  
 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  
 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  
 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  
 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  
 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  
 既不能與我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  
 弱度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  
 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  
 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乃畱夏侯淵屯長安

以張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

綱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畱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

○目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邑邑不安不得

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因勸

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

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畧密議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

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

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

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

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黃權諫不聽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

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東有權北有操難以得志益

合孔明之



州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及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畱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音浮今涪州璋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龐統亦贊之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餘日璋

重任

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到葭萌今保寧府廣元縣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綱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目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

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遠外有強敵將軍爲天下之鎮

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

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

時之宜今天下畧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

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

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之行也不曰善卽曰操操

果不誅旣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

父子之間。

綱秋七月孫權徙治建業。○目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號建業。

綱權長史張紘卒。○冬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目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然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

下今亦賈  
任或自殺  
年

請或勞軍於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或以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杜牧曰

或之勸魏武取兖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

綱十二月劉備據涪城。○目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

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擁彊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城名在夔州府東連

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書於璋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之收斬松救關成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斬之并其兵進據涪城

方孝孺曰

司馬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士民服從之志猶有仁者之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之其器量何淺哉統非孔明比也

綱

癸巳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引兵還

在廬州府

鑑操進軍濡須口

赤壁之敗已得操以誘孫

巢縣東南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楫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字如劉景升字表兒子豚犬耳權為賤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撤軍還

綱并十四州為九州○徙濱江郡縣○目初曹操在譙恐濱

江郡縣為孫權所畧欲徙令近內以問蔣濟曰昔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今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綱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劉璋遣將吳懿等拒

了見後三

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目**益州從事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若驅民燒穀，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此必禽矣。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吳懿等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復遣李嚴、費觀督軍嚴觀亦降。備軍益強，進圍雒城。漢縣益州刺史所治今省入漢州守將張任出戰敗死。

**綱**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八月，馬超入涼州，殺刺史。九月，參軍事楊阜起兵攻之。超奔漢中。○**鑑**初，曹操追馬超至安定，因北方有事，引軍還。超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康故吏楊阜及姜敘等合謀攻超。超敗奔漢中，依張魯。

論曰刑

**綱**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書法此王官也而魏置之儼然帝矣書初志借

始也○**目**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

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觐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修

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

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瞰察之行。

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唯渙獨否。以

嘗為備所舉，吏故也。時操欲復肉刑，下令以問陳羣。羣對曰：

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笞法，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

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

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

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刑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獻帝 建安十八年 三 刑九

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遂止。

綱甲十九年春，張魯遣馬超圍祈山，將軍夏侯淵擊却之。○

三月，魏公操自進位諸侯王上。○閏五月，孫權使其將呂蒙

攻皖城，破之。○馬超奔劉備，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

亮為軍師將軍。○目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

兵泝流克巴東。漢郡治永安，今為夔州府。破巴郡。今重慶府。獲太守嚴顏，飛呵

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

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

頭，何為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

州。今瀘寧府。犍為、飛定巴西。今保寧府。德陽。縣名，今屬成都府。龐統中流矢卒。雒

備曰

城潰，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使從事中郎簡雍

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

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

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縣名，今屬荊州府。盡歸

其財物，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荆楚

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操，操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

會備，畧有三郡。巴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以書招之。

巴不從而入蜀。備淡以為恨。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

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

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

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影附獨黃權  
 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所授  
 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萊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任盡  
 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成都之圍  
 也備與士眾約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  
 捨干戈趨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  
 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  
 府庫充實法正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  
 曰法正太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  
 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  
 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亮

觀平社  
 教使出  
 不乃以

後漢  
 宛似  
 宛

治蜀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  
 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  
 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  
 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  
 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尊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  
 則慢所以制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  
 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  
 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今成都府長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  
 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  
 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

綱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日操畱少子植守鄴以刑顯為

植家丞顛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  
植親愛之楨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

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魏志楨為五官將文學文辭巧妙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以為不敬收楨滅死輸作

○目攸深密有智防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

知其所言操常稱荀文若或字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攸字之

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二人皆為尚書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

沒世不忘

○目帝自都

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者董承女為貴

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為請不得伏后懼與

父完書令密圖操事泄操使郝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

書令華歆為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

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

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郝公天下寧有

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兄弟宗

族死者百餘人

○三月魏公

操擊張魯○夏五月韓遂為其下所殺○劉備孫權分荊州

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在今通城縣北○目初備在荆

州周瑜等數勸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若使操得蜀則荊州

危今欲先取劉璋備報曰操方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

○目初備在荆

州周瑜等數勸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若使操得蜀則荊州

危今欲先取劉璋備報曰操方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

後漢嗣是  
操深心

相攻伐使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任夏口。備不聽軍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備聞之，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進在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縣名今屬長沙府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地名在今漢陽府西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翦并

已為及司  
可繫之叶

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懼，乃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綱秋七月，魏公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

而還。○鑑操自擊張魯，拔陽平。關名在今襄城縣西張魯犇南山。卽南部縣

王操入南鄭，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

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

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此光武語劉晔曰：

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

綱監會編卷二十一日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惠先



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華曰今尚可擊不華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綱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目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

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

在今廬州府東北

遼將步騎奄至

甘寧呂蒙力戰凌統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權持鞍緩鞚於後著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綱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

後之無邑戶而虛封爵自此始

十一月

張魯出降以為鎮南將軍封其屬閭圃為列侯

以諫魯勿稱王也

綱

丙申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自進爵為王操殺尚書崔琰

○目操進爵琰所薦士楊訓發表稱頌琰與訓書有所規諷忌者譖之操怒收琰付獄髡為徒隸尋賜死毛玠怨歎亦坐

黜免時西曹掾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琰從弟林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會有邂逅耳即如卿輩良足貴乎

綱五月以裴潛為代郡太守潛治郡有恩威為桓單于警服○秋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於魏遂留居鄴○目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

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為

之防至是單于呼厨泉入朝於魏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

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眾

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綱八月魏以鍾繇為相國

綱丁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目權

既請降留將軍周太督濡須諸將以太寒門不服權會諸將

樂飲命太解衣手指其瘡痕問之因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太字

為孤兄弟戰如熊虎被瘡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

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乃服

綱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六月魏以華歆

為御史大夫○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目初操娶

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於是出

丁夫人而立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

之操嘗欲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

廙及楊修數稱植才勸操立以為嗣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

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不時為此官仁孝聰

明

建安二十二年

仁孝聰

明

建安二十二年

匈奴入居中國之族五胡之端也

權與操通蜀君臣更宜

綱五月以裴潛為代郡太守

征欲多少  
子者老幼  
立夕子孫  
予謂漢  
有及孫次  
不能易太  
子試言之  
以觀厚情

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不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默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植每任性而行。不自彫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竝為之稱說。故遂定為太子。丕既立。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綱劉備進兵漢中。魏王操遣將軍曹洪拒之。○目法正說備

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時以圖巴蜀。而留夏

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

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

克之。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後漢書探自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

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敎雖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主簿楊修獨曰夫雞肋食之無益棄之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

果迴師

綱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權遣陸遜討丹

陽山越平之。○目遜既平山越。還屯蕪湖。縣名今屬太平府會稽太

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

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二十三年 三

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綱戊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

不克死之。○目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尹起莘曰：操以姦賊之資躬行弑逆，篡奪漢祚，人皆得而誅之，豈得以強大之故未滅其罪，而使討賊之

義屈而不伸，蓋晃等雖微要之漢之臣子，發憤致討，縱使不克而死，猶足以愧當時俛首事賊之人。綱目正名書之，所以扶綱常存天理，示天下後世名義之正，以見雖微必錄，雖死為榮也。

綱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反，魏王操遣其子彰擊破之。○目

操召裴潛為丞相理曹掾，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令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

後數日，反問果至，操使其子彰討之。彰少善射，膂力過人，操戒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綱劉備擊張郃不克。○目備屯陽平關，攻郃等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綱秋七月，魏王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綱己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目初夏，侯

綱庚子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目初夏，侯

淵戰雖數勝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在沔縣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散卒推郃為軍主眾心乃定

綱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夏五月操引還備遂取漢中○鑑操自出長安斜谷軍遮要地名在褒斜谷南近

陽平關以臨漢中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

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

得漢中而蜀始不守

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插鼓大震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溺死者甚眾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觀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引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綱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目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

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遣司

馬費詩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

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

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且

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

下爵祿之多少僕一介銜命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凶承襄陽

綱魏王操號其夫人為王后○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鑑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船攻之龐德被獲不屈羽殺之禁等窮迫遂降樊城多崩壞眾欲遁去仁納滿寵之言同心固守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克之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耶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將濟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躡迫襲之也許割江南以封權則

樊自解操從之

綱魏王操殺丞相王簿楊修○目修故太尉彪之子也有俊才用事曹氏初修與丁儀謀立曹植為魏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籠內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不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籠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疏修亦不敢自絕每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綱關中營帥許攸降○目初攸擁眾不附而有慢言操怒欲

綱監會編卷二十四 莫賦帝 建安二十四年 子重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五百〇八

陸遜

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  
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  
與羽稱其功美淡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  
形狀權遂發兵襲羽令蒙為大督命征虜將軍孫皎為後繼  
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艍艍船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  
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以故羽不聞知糜芳  
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  
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為犯  
軍令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羽聞南郡破即  
走還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

閻侯父子  
被害

問或手書示信羽使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  
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歸附羽自知  
孤窮乃西保麥城在今當陽縣東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十二  
月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權復以劉璋  
為益州牧駐秭歸今歸州未幾卒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亦卒  
權哀痛殊甚權至江陵以潘濬為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  
從事樊仲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濬曰以五  
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仲能弄唇吻而實無才  
畧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  
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  
後與陸遜議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

卷之二十一

建安二十四年

子英

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  
 及帝王大畧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歡迎之子敬駁  
 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  
 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周公不求備於  
 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  
 謂不辭劇也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  
 至可次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  
 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  
 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  
 行禁止道無拾遺法亦美矣

唐順之曰

關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東西奔竄而其志

愈不可奪若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其雄勇冠世而淡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身背何之吳而先加於露刃而拒之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懾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

綱以孫權爲驃騎將軍領荊州牧○鑑魏王操表孫權爲驃

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權遣校尉梁寓入貢稱臣於操稱說  
 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陳羣等皆曰漢  
 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  
 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  
 天命在吾我爲周文王矣

司馬光曰

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遭漢中衰征伐四方

本心見矣



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修明禮樂繼以明章適追先志  
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  
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風化之美未有  
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可謂  
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  
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  
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之時苟有明君  
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姦  
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烝  
民塗炭不可復救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  
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僵仇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畜  
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  
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

綱子庚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不黃初元年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

王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嗣自為丞相冀州牧○目操知人  
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  
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及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勲勞宜

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  
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  
平海內至是薨太子丕不在鄴鄴侯彰自長安來赴問璽  
綬所在諫議大夫賈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  
所宜問也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俟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  
於外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乃具官備禮明日以  
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葬武王於高陵今磁州有疑塚七十  
二處云是操葬所  
綱二月魏以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  
魏王丕遣其弟鄴侯彰等皆就國○目丕遣其弟皆就國  
臨淄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淄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  
不貶植為安鄉侯誅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綱魏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作金策藏○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鑑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綱夏六月魏王丕南巡至譙大饗軍士父老○目不至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雖三季之末七雄之敝未之有廢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且而廢固已道薄當年風頹百代矣魏不處哀而設宴樂姑始而墮化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綱漢中將孟達以上庸降魏○魏以賈逵為豫州刺史○目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奏免二千石以下阿縱不

如法者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阪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真刺史矣布告天下賜爵關內侯

曹丕篡漢

綱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目魏之羣臣勸不篡位至是帝乃告祠高廟遣使持節奉璽綬詔策禪位於魏魏王丕上書三讓乃為壇於繁陽即皇帝位燎祭天地

改元黃初大赦奉漢帝為山陽故城在修武縣公用天子禮樂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魏主丕謂

侍中蘇則曰西域前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得否對曰若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不嘿然

○魏主丕召蔣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

綱監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二十五年 志行

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不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丕忿然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丕即遣追取前詔

綱十二月魏主丕如洛陽營宮室○魏徙冀州士卒家實河南○目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不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丕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丕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答入內毗隨引其裾丕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字毗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

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丕乃徙其半丕嘗出射雉顧羣臣曰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羣臣甚苦丕嘿然後為之稀出

歷年圖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役驅烏合之眾掃滔天之敵使海內幡然變而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而散皆希世之奇功也天下已定偃武修文勤政治興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耻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浸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而殉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於桓靈而綱紀大壞廢銅錢盜賊虐忠正嬖佞之黨中外盤結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播燒宮闕肆行誅殺外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卓貪復殘忍廢王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澧 輯錄

蜀漢紀 附魏 吳

昭烈皇帝 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  
獻帝末據有益州及曹丕篡漢遂建號於蜀

在位三年崩  
壽六十三

綱 辛 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 春正月魏封孔羨為宗聖侯 奉孔子祠

魏復五銖錢 先是董卓壞之

綱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書法書即皇帝位何正統也故  
曹孫皆斥姓名書稱皇帝立后

立太子皆不書皇所以殊之於正統也 ○ 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

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

奉勳自別

何著光明  
正大

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旅萬里合眾討賊今大敵

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即帝位於武

擔山名在成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尹起莘曰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秦討羽傳祚踰四百年尺地一民莫非漢有至桓靈不君董卓

煽禍英雄羣起而攻之卓既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戕殺國母義士為之歎憤苟有

一夫倡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予況於堂堂帝室之冑英名蓋世者乎不既篡位漢祚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

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

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固非曲立異說好為矛盾特通鑑自謂始取其年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其說不得不取

辨此蓋因史筆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其說不得不取於彼若夫綱目則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所

以因操丕之篡竊大義莫得而伸幸有昭烈足以存漢氏之統故其說不得不出於此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綱孫權徙治武昌○目權自公安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

綱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三年一祫合以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太祖也

尹起莘曰在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今焉四海分裂可謂渙散之時而昭烈始得蜀漢正位繼統又適

當萃聚人心之始此蓋與光武即位立宗廟社稷於洛陽同意是皆總攝羣情深得萃渙之義者也

綱五月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蜀志吳氏將軍懿之妹后父與

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聞相者相后當大貴焉為子瑁納焉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孫夫人還吳

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如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至是立為皇后

綱六月魏殺夫人甄氏○目初魏主丕從太祖入鄴悅袁熙

妻甄氏太祖為聘焉生子叡及即位郭貴嬪有寵甄氏留鄴

失意出怨言郭貴嬪譖殺之

綱魏祀太祖於建始殿○目魏主丕以宗廟在鄴祀太祖於

洛陽建始殿行家人禮

綱是月晦日食。○目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劾三公。

綱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目帝耻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綱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殺。○目飛雄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

飛不悛，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爲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綱孫權請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目孫權遣使求和，諸葛瑾因致牋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常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可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矣。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

等於巫今巫山縣進軍秭歸權以陸遜為大都督以拒之

綱魏築凌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寧陽門外水井北魏文帝所築高一十三丈登之可見孟津臺上樓觀

極其精巧謝舉王哀俱有凌雲臺曲

綱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鑑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於魏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來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以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氏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

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魏主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邢貞至吳吳主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魏主令于禁詣鄴謁高陵曹操之墓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慚恚病死

綱冬十月魏以楊彪為光祿大夫○目初魏主不欲以彪為

太尉彪辭曰嘗爲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及是公卿朝朔旦乃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以優崇之

綱魏罷五銖錢

以穀貴故也

○孫權遣使如魏○鑑吳王遣中大

夫趙咨入謝魏主不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不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經傳歷史籍采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不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不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漢爲池何難之有不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綱魏遣使求珍物於孫權○目魏主不遣使求大貝明珠象

犀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荆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綱孫權立子登爲太子○目時權爲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

子恪張昭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爲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



幼辭之。

綱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目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寢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以勇健廉平為眾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魏主不以牽招為護鮮卑校尉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撫鎮之。

綱

黃武元年○凡二僭國

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春正月朔日食○二月

帝進軍獠亭

獠音都今宜都縣地

○目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

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獠

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始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伐大勢非小故也今且獎厲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為怯帝遂自佷山

佷音銀漢縣故屬武陵郡

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

在今辰州府界諸蠻夷授以官爵

綱三月魏立子弟為王。○目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又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侯王之號儕於匹夫法既峻切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裘謹慎好學未嘗有失防輔共表其美裘聞大驚責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適所以增其累耳豈所以為益乎。

綱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獠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目帝自

巫峽

在巫山東首尾七百餘里

建平

今歸州

連營至夷陵

古縣今為州

界立數十

五百卅三

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卒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獵鹵更事嘗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矣乃敕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斬張南馮習等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帝

升馬鞍山

在夷陵

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

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塞江而下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遜初為大都督諸將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至是諸將乃服權聞之謂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王乃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

此謂和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昭烈 章武二年

七

九野

正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魏主不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綱秋八月將軍黃權叛降魏○目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率其眾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不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此古人之可慕也不善之拜為鎮南將軍或云漢已誅權妻子魏主令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竊疑未實後得審問果如所言馬良亦死於五谿

古有言法不以人廢

綱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目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時下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吾事武帝四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禁者吾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

綱魏立貴嬪郭氏為后○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孫權○目魏主不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欲伐之劉羣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

口曹仁出濡須城名在今無為州東北曹真等圍南郡吳遣將軍呂範

以舟師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拒仁

綱冬十月吳王權改元拒魏十一月魏主不自將擊之○目

魏伐吳之一

吳王權以揚越蠻夷未平，卑辭上書魏主，不求自改厲，不報。曰：朕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登權子名也，夕召兵還耳。於是權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不自許昌南伐之。

**綱**吳人來聘，遣太中大夫宗瑋報之。

**綱**三年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春，魏師攻吳濡須，別將圍江

陵，皆不克，引還。○**目**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

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太攻濡須城，分遣常

雕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

中洲未詳似亦淮南之地舊註長沙南者非

桓部曲妻

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太。太燒營退，桓遂斬

雕，擄雙。初，呂蒙病篤，吳王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曰：

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鎮江陵及曹真等圍之。

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

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間，攻破魏兩

屯。時江水淺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

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

淺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

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為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

何以防禦？魏主不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

引去僅而復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不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不納軍竟無功

綱夏四月帝崩於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目諸葛亮至永安故城在今大寧縣境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

堂

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

長貳官共署事者也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辨問覆反而獲珠玉然人心恐不能盡惟徐元直庶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和參署七年事

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姓屢聞得失

綱監會編卷二十五 漢昭烈 章武三年 子重

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主簿胡濟字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又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顓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如作家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各執其事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彼誠達於分位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顓卒亮垂涕三日

綱六月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目初益州郡耆帥

半雜雲南

雍闓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巂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綱秋八月魏以鍾繇為太尉○目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特延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不嘉納之

吳蜀不合

綱遣尚書鄧芝使吳○目芝言於丞相亮曰上初即位宜申吳好亮即使芝修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

吳魏不終

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綱立皇后張氏飛之女也○書法兩漢之篇必書立某氏為皇后其書立皇后某氏者異其事也

後皇帝諱禪字公嗣昭烈帝太子在位四十年為魏司馬昭所滅以晉太始七年薨壽六十五

綱甲辰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夏四月魏立太學○目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綱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目芝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

魏代吳之二  
司馬懿南  
用事

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茂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

綱秋八月魏主不以舟師伐吳臨江而還○鑑魏主不大興軍伐吳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親御龍舟循蔡賴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於江而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城名今併入江寧府城至於江乘漢縣今在句容北界聯綿數百里一夕而就時江水盛長不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綱吳尚書暨豔郎徐彪有罪自殺○目初張溫以俊才有盛名薦同郡暨豔為選部今吏部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覈

奏三署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污者皆以爲軍吏多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譎陸遜弟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穎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豔不聽於是怨憤盈路言豔及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坐自殺溫斥還本郡以卒始溫方盛用事虞俊嘆曰張惠恕字溫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未幾果敗

**綱**乙三年魏黃初六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目**亮率衆討

雍闓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况公方北事彊賊彼知內虛其反必速若殄盡其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爲上

先南征而後北伐取謂深根固蒂也

**攻城**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謖良之弟也

**綱**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目**魏主丕復以舟師伐吳

羣臣大議鮑勛諫以往年龍舟漂蕩宗廟幾覆今又勞兵襲遠虛耗中國竊以爲不可丕怒左遷之勛信之子也

**綱**六月吳以顧雍爲丞相○**目**雍爲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

嘆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爲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

**綱**秋七月丞相亮討雍闓誅之遂平四郡○**目**亮至南中所

綱監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三年 三



在戰捷由越嚮入誅雍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眾拒  
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  
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  
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  
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也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  
曰留外人則常留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  
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  
罪自嫌豐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  
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  
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  
之世夷不復反

綱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鑑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循  
渦音瓜水名今渦口入淮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  
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  
不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引還

綱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春正月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

洪官○目魏主丕之為太子郭夫人弟有罪魏郡都尉鮑勛  
治之請不能得及即位勛數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吳還勛為

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行不從  
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勛解上不舉丕聞之收付廷尉三官廷尉

屬駁罰金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  
付刺姦官名當令十鼠同穴謂鮑勛及三官已下諸人皆殺鍾

綱建興四年

曹丕死  
曹叡立

繇華欲陳羣辛毗高柔等並奏勸父信有功於太祖求免勛  
罪丕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召柔詣臺遣使誅勛然後遣柔  
還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不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是  
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莫能得丁太后責丕曰梁沛之  
間非子廉曹洪字無今日又謂郭后洪死吾救帝廢汝於是郭  
后泣請乃得免官削爵

綱夏五月魏主丕卒子叡立○目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  
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甄后生叡郭后諱之賜死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  
謹后亦愛之不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  
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  
及是疾篤遂立為太子召曹真陳羣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

而卒太子叡即位追諡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葬文帝於首陽  
陵廟號世祖○初太子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  
書籍即位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畢語盡日  
畢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陳壽曰文帝下筆成章博聞彊識若加曠大之度勵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

綱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目吳王權聞魏喪自將  
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  
水戰今敢陸攻者莫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  
敢久未幾果退

綱吳攻襄陽魏撫軍司馬懿擊破之○冬吳王權令陸遜諸  
葛瑾損益科條○目吳陸遜陳便宜勸吳王權以施德緩刑

寬賦息調於是權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賞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綱**魏徵處士管寧不至。○**目**寧在遼東三十七年魏主丕徵

之乃浮海西歸以為太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

於寧不許徵為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

復不至。

**綱**吳呂岱誘交趾守士徽殺之。○**目**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吳

王權以其子徽領九真太守而以校尉陳時代燮徽自署交

趾太守發兵拒之交州刺史呂岱督兵三千浮海討徽以燮

弟子輔為師友從事遣往說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

斬之又遣從事南宣威命徽外扶南林邑諸王各遣使入貢

於吳。

**綱**丁卯五年魏明帝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春二月魏大營宮室。○**目**魏司

徒王朗於鄴見百姓貧困而魏主叡方營宮室上疏諫曰昔

大禹欲拯天下之患故卑宮儉食句踐欲廣禦兒鄉名在今嘉興府南

界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及國漢文欲恢祖業故

罷露臺衣弋綈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列朝會崇華

之後足序內官華林天淵足展游宴宜且先成象魏修城池

餘悉廢罷專以勤耕農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彊而戎寇賓

服矣。

**綱**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目**亮率諸軍

高士

綱監會編卷二十一 漢後主建興五年 九上

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又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夙夜憂懼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名源出吐蕃經雲南境內流入四

川南界入江

淺入不毛

不生草木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亮屯於沔北陽平關石馬城名在今沔縣東辟廣漢

太守姚俛

音宙

為掾俛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

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

魏主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武皇取

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

穴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過

禦水賊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騷動此宜深慮

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足以鎮靜疆場音亦

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乃止

綱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冬十二月魏立貴嬪毛氏為后

○目初魏主叡為平原王納虞氏為妃至是乃立毛氏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矣虞氏遂紉還鄴宮

綱魏議復肉刑不果行○目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鉗可歲生三千人下公卿議司徒朗以為恐所滅之文未彰於百姓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議者多與朗同魏主叡亦以吳蜀未平且寢

綱魏孟達以新城魏郡名今房縣來歸魏將軍司馬懿帥兵攻之○目初達為文帝所寵至是心不自安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謀

歸蜀魏興魏郡名今興安州太守申議密表告之達惶懼欲叛時司

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此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溪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

綱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春正月魏陷新城孟達死之書法孟達當降魏矣既而來歸美反正也故書死以予之

一代魏

綱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目初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

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谷名在今西安府南谷中路通南北故名而北

綱漢後主建興六年維伯

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櫛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

橫門長安

北面門邸閣其倉廩之所也

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

許日，而公從斜谷。

即褒谷

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

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

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

鄧芝為疑軍，據谷。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

軍攻祁山。

在今鞏昌府西和縣北

戎陳齊整，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

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

是天水。

今秦州

南安。

今鞏昌府

安定。

今鎮原縣屬平涼府

皆舉軍應亮，關中響

震。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

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

街亭一日隴西一日典元當以典元者為是

謖違亮

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亮乃拔西縣。

今沔縣界

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

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

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

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

得臣。

即子玉

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士，豈不惜乎。

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

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先是裨將軍王平連規

諫，謖不能用。及敗眾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

疑其有伏，不敢逼。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

參軍，進位封侯。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

志行

雲亦以箕谷

在今褒城縣北

兵敗坐貶亮問鄧芝曰箕谷軍退兵將

初不相失何也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不

但兵將不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

無利何為有賜請須十月為冬給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

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

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

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於是引咎責躬厲

兵講武以為後圖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

美其膽智使典軍事魏曹真復取三郡

即前天水南安安定也

以亮懲

祁山必出陳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以備之

尹起莘曰

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權歸主將也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

姜維出

貶亮書之者命由於上也惟孔明身在討伐之責事幼主而無二心是以綱目亦不私於孔明也

綱夏五月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於石亭大敗之○**目**吳

使鄱陽

今饒州府

太守周魴詐以郡降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

騎十萬向皖

今安徽府

以應之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

黃鉞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請將所部

以斷休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

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戰於石亭遜令桓琮

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

在今桐城縣北

斬獲萬餘資仗略盡

綱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

雙○**鑑**亮聞曹休敗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曰

二代魏

陸忠師

石竟意成  
識法出所未  
桂身先死  
長使英雄  
淚滿襟  
陸忠師

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今賊適疲於西又驚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趣之時也臣到漢中申聞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魏主叡召張郃於方城今南陽府裕州使擊亮魏主叡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死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

雙追之亮擊斬雙

綱魏以公孫淵為遼東太守○吳大司馬呂範卒○目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今宜興縣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綱己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今階州陰平

縣今文復拜丞相○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目吳王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



陸忠師

不竟意成  
識出所未  
桂身先死  
長使英雄  
淚滿襟  
陸忠師

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今賊適疲於西又驚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趣之時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魏主叡召張郃於方城今南陽府裕州使擊亮魏主叡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死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

雙追之亮擊斬雙

綱魏以公孫淵為遼東太守○吳大司馬呂範卒○目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今宜興縣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綱己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今階州陰平

縣今文復拜丞相○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目吳王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

綱監會編卷二十五 莫後主 建興七年 志行

彌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謝景范慎羊衛等爲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慎羊衛私駿之曰：元遜恪才而疏，子嘿譚精而狠，叔發景辯而浮，孝敬慎字淡而陔，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衛所言。

綱：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目：初，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譬我必淡，更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今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淡矣。

綱：吳以張昭爲輔，吳將軍。○目：吳主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入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糟丘酒池，當時亦以爲樂，權默然遂罷酒。至是昭以病告老，更拜輔吳將軍。

綱：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目：詔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導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綱：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目：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上大將軍陸遜

吳以武昌爲重北拒魏

輔太子登守武昌

綱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目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聽之尚書衛顛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

綱庚戌八年魏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春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

誕等有罪免○目誕與鄧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總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魏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毀

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嘆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叡善其言免誕颺等官容之為三豫者容三人得豫於品題之中也

綱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城固縣名今屬漢中府九月魏師

還○目魏曹真以漢人數入請由斜谷伐之魏主叡詔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即魏興郡與真會漢中陳羣王肅皆諫不可乃

詔班師

綱魏主叡如許昌○目魏主叡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叡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綱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目亮數外出琬常足

何季漢之蕭

綱監會編卷二十一

建興八年

九上

食是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表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綱辛亥九年魏太和五年春二月吳武陵蠻叛吳主權遣潘濬

擊之○目武陵太守衛旌同旌奏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

濬密使相聞欲以自託權曰承明濬字不為此也即封表示濬

而免於官

綱丞相亮伐魏圍祁山○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

其將張郃○鑑二月丞相亮率諸軍伐魏圍祁山魏遣司馬

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等以禦之三月懿留兵守上邽縣名

今省人秦州餘眾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

邽之東懿斂兵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

三伐魏

城木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

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困可止屯於此分為

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

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

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

月懿使郃攻無當今兩當縣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

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冑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

退軍懿遣郃追之漢兵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

綱秋八月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目魏黃初以來

諸侯王法禁嚴切東阿王植上疏求朝叡救有司如王所訴

植復上疏曰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

綱益會編卷二十一 建興九年 九上

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沒共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獻優文答報。令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

今四川潼川州

○目初丞相亮之攻

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叅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叅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義。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

字前為吾說正方

李平

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

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綱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

漢縣故城在

綱子十年

魏太和六年

春三月。魏主叡東巡。○目魏主叡幼

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諡立廟。葬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月。而為制服。舉朝

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況欲自往視陵親臨祖  
 載乎祖載見檀弓注願陛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  
 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衰夫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  
 求安則亦無益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況帝  
 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也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  
 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  
 赤子而送葬哉皆不聽

綱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於蒼梧○目吳主遣周  
 賀等之遼東求馬初虞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  
 見謗毀吳主權嘗與羣臣飲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權去翻  
 起坐權大怒手劍欲擊之劉基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

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  
 虞翻何有哉基曰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自喻  
 於孟德翻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他日與張昭論神僊翻又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  
 有僊人也權積怒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為去  
 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絕遠徒恐無獲欲諫不敢作  
 表以示呂岱為人所白復徙蒼梧猛陵今為藤縣屬梧州府○目翻放  
 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  
 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  
 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  
 吉凶在南十餘年以卒

綱秋九月魏以劉羣為大鴻臚○目侍中羣為魏主叡所親  
 重叡將伐蜀朝臣皆諫羣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

曰不可領軍楊暨嘗諫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畢先帝謀臣蓋亦云然請召質之乃召畢至問之畢終不言畢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謝之或謂叡曰畢不盡忠善伺上意上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畢嘗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畢之情必無所逃矣叡驗之果然從此疏焉畢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綱 癸丑十一年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

古郊陂地 魏改龍陂

晉為河南縣

井中二月魏主往觀之

尹起莘曰

龍在天之物而見於井中其殆芳髦失位之兆乎叡往觀之不知警省故書以示譏

綱 吳遣使拜公孫淵為燕王。○自公孫淵遣使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輔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資金寶備物乘海援淵封為燕王舉朝皆諫權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故遠來求援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天下采權怒昭反覆諫其不可權不聽卒遣輔晏往昭稱疾不朝權土塞其門昭於內以土封之

綱 夏六月公孫淵斬吳使者獻首於魏魏封淵為樂浪公。○自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輔等首傳送於魏魏封為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欲興師伐之陸遜及僕射薛綜尚書陸瑁俱上表極諫權乃止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權忽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以恐之昭亦不出乃滅火駐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三十二年 五百四十七

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漢自刻責昭乃朝會  
綱甲十二年魏青龍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目初亮勸  
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邸閣息兵休士三年而  
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綱三月魏山陽公卒諡漢孝○鑑魏主叡素服發喪至八月  
葬之於禪陵山陽傳國至晉永嘉中爲胡寇所滅

綱夏四月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  
始分兵屯田○目丞相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

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縣名今屬西安府依  
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在郿縣西諸將無事矣亮果屯

五丈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

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  
無私焉

綱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擊却之

綱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於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

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目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

懿不出亮乃遺懿中婦人喪服也所婦人之服遺以此者

夫之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仗節爲軍使以制

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毗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

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威於其衆耳亮遣使者至

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

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

武侯三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三十二年 五百四十七



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亮曰文偉費禕字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是月亮卒於軍中年五十四遺命葬漢中定軍山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

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二人不協費禕使吳吳主權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後必為亂禕曰功以才成業以才廣若防其後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濤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卒後延遂反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諸軍還成都謚亮曰武侯○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嘗以職位疎散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今為茂州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聞之

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惡更醇於管蕭  
聖但亞匹

陳壽曰：亮為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綱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日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采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

綱乙十三年魏青龍三年春正月，魏太后郭氏卒。○鑑初甄

后之死，由郭后之譖及殞，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文帝遂立郭后，使養叡。甄后臨歿，以叡屬李貴人。叡立，李密啓甄見譖

之禍，不獲大斂。叡哀恨之甚，數問郭后甄死狀。郭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仇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叡怒，遂以憂卒。救殞者使如甄后故事，葬首陽陵西。

綱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自殺。○日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琬，才能踰之。由是怨憤形於聲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語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禕密表其言，詔廢為民徙漢嘉郡。故城在今雅州名山縣界自殺。

何思小必此

綱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

綱魏作洛陽宮。○鑑魏主叡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

綱監會編卷二十五 莫後七 建興十三年 三 卯珍

綱金... 五十九

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獻爲之少省。○獻耽於內寵，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廷尉高柔諫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旣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獻報之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柔復上疏請除其禁。○初辛毗在黃初世。

以讜言見重。魏主獻時，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朝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孫劉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後畢軌表請以毗代僕射。王思獻訪之，放資果毀毗，不用。出爲衛尉。時獻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古人豫備不虞，而今大興宮室，加以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獻報之曰：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模大。

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叡又欲平北，作臺觀以望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旣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叡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桀作璇室，象廊紂作傾宮，鹿臺以喪其國，晉靈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而二世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叡嘗著褶被縹綾半袖，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叡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中書侍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始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水舟之喻。漢文之時，惟有同姓諸侯，賈誼憂之，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叡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之。

綱秋七月，魏崇華殿災。○鑑叡以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水爲災。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以旱火從高殿起也。八月，復立崇華殿，更名九龍。又作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叡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爲福矣。叡性嚴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

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

綱冬十月魏中山王袞卒○目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懼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遂卒

綱魏張掖涌石負圖○目魏張掖今甘肅柳谷口水溢涌寶石

負圖狀象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詔書頒天下以為嘉瑞任今順德府任縣于綽以問鉅鹿張璠璠曰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綱魏以馬易珍物於吳○目魏主叡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吳主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與之

綱丙十四年魏青龍四年吳嘉禾五年春吳鑄大錢一當五百○二月吳婁侯

婁漢縣在吳郡東南今崑山以東皆婁境也張昭卒○目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

主權以下皆憚之卒年八十一遺令幅巾素冠斂以時服

綱夏四月武都氏王苻健降○冬十月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目魏高堂隆上疏曰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

重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獻不悅，侍中盧毓植之子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獻意乃解。

綱魏司空陳羣卒。○目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謨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書，皆嘆息焉。

綱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目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杲應選，杲為人謹厚，名其兒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淡。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

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綱丁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  
吳嘉禾六年

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為夏，四月

○目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變民耳目。魏尊獻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服色尚黃，牲用白。

綱魏以陳矯為司徒。○目初矯為尚書令，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發擿羣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罰當關。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不依詔抵罪。矯當連坐，杜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幾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叡慙而反，叡嘗問矯司馬公懿也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冷眼看詩

綱魏制三祖為不毀之廟。○目魏有司奏以武皇帝為太祖，文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

孫盛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君，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

綱秋七月，魏擊遼東，不利。公孫淵自稱燕王。○目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魏主叡欲討之。以母丘複姓儉為幽州刺

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諫曰：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妄矣。不聽。使儉率諸軍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儉於遼隧。漢縣故地在明海州衛東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

綱皇后張氏崩

葬南陵

○魏主叡殺其后毛氏○目郭夫人有

周生

寵於魏主叡毛后愛弛叡遊後園曲宴極樂夫人請延皇后叡不許因禁左右不得宣毛后知之明日謂叡曰昨遊北園樂乎叡以左右泄之殺十餘人因賜后死

綱冬十月吳以諸葛恪爲威北將軍○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目魏主叡徙長安鐘簾索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董尋上疏曰陛下旣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乘輿而使穿方舉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將奏沐浴以待

命叡曰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之詔勿問高堂隆上書曰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鹵庭矣叡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覲上疏曰昔漢武信神僊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糜費功夫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太子舍人張茂上書曰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皆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縣官以配士爲名實納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

謂選其美者進上而以醜者配士



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夫君天下而不得萬姓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日費千金而後庭之女椒房之家賞賜橫與其費半軍加以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騁寇賊之心矣皆不聽

綱魏光祿勳高堂隆卒○目隆疾篤口占上疏曰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基時也立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綱魏作考課法不果行○目魏主叡疾浮華之士詔吏部

唐虞官  
居位久而  
交任專立  
法寬而表  
成遠非若  
京房也  
邪之法校  
米嗚之課  
青且夕之  
效也事有  
名同而實  
異者不可  
不察也

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

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當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以賞罰隨之。至於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焉有守職辦課而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議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議竟不行。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澣 輯錄

蜀漢紀 附魏 吳

後皇帝 下

綱 戊午 延熙元年 魏景初二年 吳赤烏元年 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伐遼

東。○目魏主叡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來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後皇帝 延熙元年

綱二月魏以韓暨為司徒。○目魏主叡問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叡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因薦韓暨。崔林常林乃用暨。飛七

綱立貴人張氏為皇后。子璿為皇太子。○目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卻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揆策。揆試取也。不知上文所問何事。試取而答之。卽射策也。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淡然之。

綱吳鑄當千大錢。○秋八月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目六月懿軍至遼東。淵使其將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斬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諸軍進至首山。淵逆戰。擊破之。遂進圍襄平。兩月餘不止。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眾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雖當促之。亦何所為。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雨霽。懿乃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窮急。糧

盡人相食八月使其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淵突圍走擊斬之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平

綱冬十二月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召司馬懿入朝以

曹爽為大將軍○目魏主叡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

王宇為大將軍夏侯獻曹爽曹肇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久

典機任獻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

其能復幾放資懼陰圖間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

入臥內問曰燕王政爾為猶言誠然如此乎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

大任故耳叡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

馬懿與相參叡從之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放請為手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上牀執其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爽為大將軍叡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為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

宇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

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爽真之子也

綱已未二年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

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目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

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

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

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於是芳

綱監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二年

周生

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爽  
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  
罷之明帝無子養任城王楷之子芳為子封齊王至是即位

孫盛曰魏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人君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

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綱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日時曹爽司馬

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  
事咨訪不敢專行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  
急於富貴趨事附勢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爽素與親善  
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等為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  
於人可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

太尉之兵  
太傅則去  
兵柄

浮薄小人  
舉動類  
此

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以懿為太傅自以其弟義  
訓等皆為將軍侍從出入禁闥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  
以晏代之以颺謐為尚書軌為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  
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傅嘏謂羲曰何平叔  
晏外靜內躁鉅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  
矣晏等遂因事免嘏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之為揚州刺史  
綱夏以蔣琬為大司馬○日東曹掾楊戲素簡略琬與言論  
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  
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  
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  
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誠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

延熙三年

休宥雅度  
公孫通

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  
敏坐事繫獄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綱冬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綱庚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年春以張疑為越嶲太守○目初

越嶲蠻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及

疑為守招慰新附誅討彊猾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綱辛四年魏正始二年夏四月吳太子登卒

綱蔣琬徙屯涪○目時琬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

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刺史若維征行

御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

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今綿州帝從之

鄧艾去

綱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目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

間鄧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

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

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

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十人中以二分常有四萬

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定五

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

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也代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

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旅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

食有儲而無水害

綱管寧卒於魏書法布衣也何以卒錄賢也書○目寧名行

綱監會編卷二十六 莫後三 延熙四年五五 維伯

於善人皆服化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

**綱** 壬五年 魏正始三年春正月監軍姜維自漢中徙屯涪

**綱** 吳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

**綱** 癸六年 魏正始四年夏五月朔日食既 書法食既大變也

事而漢亡矣故謹書之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食既者十二無不有大應者也

**綱** 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以費禕為大將

軍錄尚書事

**綱** 甲七年 魏正始五年春正月吳以陸遜為丞相

**綱** 三月魏曹爽寇漢中閏月費禕督諸軍救之○**目** 魏征西

將軍夏侯玄爽姑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

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

十餘萬與玄自駱谷 關名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

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

便為涪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勢 山名在洋縣多張旗幟彌亘百

餘里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

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

色敏日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綱** 夏五月魏軍退走○**目** 魏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氏羗

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玄 玄

爽入書曰春秋責大德重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

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遂引

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死亡甚眾關中爲之虛耗

果才

綱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目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人爲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教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綱乙八年魏正始六年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目太子吳赤烏八年

和與魯王霸交惡仇黨疑貳舉國中分權長女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公主數譖毀夫人太子權由是發怒王人

人以憂死太子寵日衰霸黨楊竺全寄等從而毀之權惑陸遜以爲言權不悅太常顧譚又疏請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全骨肉之恩絕覬覦之望以安太子由是霸惡譚吳主徙譚於交州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且出楊竺等於外霸竺譖之吳主怒遂誅粲

陸遜卒

綱吳丞相陸遜卒○目吳主以魯王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爲建武校尉代領其眾送葬東還權以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權意稍解

蜀主亮臣俱

綱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葬惠陵○冬十月大司馬蔣琬卒○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爲中常侍○目董允

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憚之宦官黃皓便辟佞慧帝愛之

綱魏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八年 七



祥華非史  
人終使國  
星

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陳祇  
代允為侍中祇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  
威柄終以覆國○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  
諫曰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  
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  
在洛陽嘗欲小出姚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  
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  
安不為帝之欲善也如此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  
副人望省減樂官停後宮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綱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春魏擊高句驪克丸都○綱日幽州刺  
史毋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位宮王名數為侵叛督諸軍討之位

福報

宮敗走儉遂屠丸都初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不從退而  
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  
今其妻子遣將追位宮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而還

綱秋九月吳以步騭為丞相○吳分荊州為二部○綱日以呂  
岱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諸葛恪督左部鎮武昌

綱赦○綱日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  
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  
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蹶蹶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  
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  
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  
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

志行  
延熙九年十一月

綱吳罷大錢○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綱丁十年魏正始八年春二月吳作太初宮○目吳主權詔

徙武昌宮材瓦修建業宮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

所在通伐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若

更通伐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綱魏遷其太后於永寧宮○鑑魏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

謚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

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

綱戊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夏四月魏以徐邈為司空不

○目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

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蜀之志

綱五月費禕出屯漢中○目自蔣琬及禕身雖居外慶賞威

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綱己十二年魏嘉平元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

晏等夷其族○目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

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窟室掘地為室也綺文繒也綺疏四

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幾典禁兵不宜竝出若有閉

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

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爽

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

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為并州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

何不陳之  
不出  
字亦抄

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禮曰禮雖不德豈以是為意邪。本謂明公匡輔魏室以報明帝之託。今社稷將危天下洶洶此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後李勝出刺荊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霑胸。勝曰眾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為之備。且以子師昭為託。勝曰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為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為設備。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魏明帝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

懿後甚于

解他作

挾太后令以制厚臣

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奏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權。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太尉臣濟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臣如奏施行。臣輒救主者。罷爽。羲訓吏兵。以候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為。懿使爽所親信說爽宜早自歸罪。惟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也。馬阜也豆必

延熙十二年

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今詣許昌，不過中宿所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己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宴、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義等，并桓範、張當俱夷三族。爽司馬魯芝聞變欲赴難，呼參軍辛敞毗之欲與俱，敞謀於其姊憲英。

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自苦乃爾？且夫家夷。」

羊祜見

迂腐可笑  
中庸之說

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淡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字玄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字師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

見不生能  
見于死生之  
表也見不譚  
能見于死生  
之外也

清言之風  
起于何處

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舅聞之責其言大切答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怒以為狂至是輅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譚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

周益會編卷之二  
漢後三  
延熙十二年  
葛光

與孫讓三  
好同言

綱魏以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不受○魏護軍夏侯霸來奔  
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名會孫之子也者其人雖少若管朝  
政吳蜀之憂也

綱冬十二月魏即拜王凌為太尉○目初凌以將軍假節督  
揚州西其甥令狐愚為兗州刺史屯平阿甥身竝典重兵專  
淮南之任陰謀以魏主制於疆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  
迎都許昌愚遣其將與楚王相聞凌子廣諫曰凡舉大事應  
本人情曹爽驕奢平叔虛華丁畢鄧桓專競於世所存雖高  
而事不下接變易朝典民莫之從故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  
百姓不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

賢能先修朝政令副衆心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改  
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  
從會愚病卒

綱魏光祿大夫徐邈卒○目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  
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  
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還人以為介  
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字玠崔季珪字琰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  
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  
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  
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綱庚十三年

魏嘉平二年吳赤烏十三年

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

和果無  
罪何必廢  
畢之是作  
女子借了

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目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遂有廢和立亮之意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根本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孝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據與屈晃等率諸將吏詣闕請和而無難督官名陳正五營督官名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詞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為庶人賜霸死殺楊竺全寄明年立潘氏為皇后

綱吳作堂邑今泗州塗塘遣兵十萬作之以淹北道

綱魏擊吳戰於江陵大破之

綱辛未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吳大元元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凌及楚王

曹彪遂置諸王公於鄴○目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

先下赦赦凌罪又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地名在宛丘今陳州

地凌勢窮飲藥死懿至洛陽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尸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

察之不得與人交關初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謂必與令狐氏族父邵獨歎愚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及愚仕進有

名稱謂邵曰大人謂愚為不繼今竟如何邵不容私謂其妻

子曰公冶愚字性度猶如故必逮汝曹矣後果滅族

何不利

司馬師見

綱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其子師自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魏分匈奴部為二國

大臣之位不獨才也

綱冬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總統國事○日時權頗寤太子和無罪欲召之不克以太子亮幼召諸葛恪付以大事然嫌以剛狠自用恪將行呂岱戒之日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舍漢中而屯壽漢何也

綱費禕北屯漢壽漢壽有二一在荆一在益此乃益州之縣今保寧府廣元縣也以陳祗守尚書令

綱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主亮建興元年春正月魏司馬師自為大將軍

綱吳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日吳主權復封和為南陽王

孫亮立

居長沙奮為齊王居武昌休為琅邪王居虎林

綱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日初吳主權病潘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畏后虛辰伺其昏睡縊殺之權病困召諸葛恪孫弘孫峻等屬以後事而卒年七十一弘素與恪不平秘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殺之乃發喪謚權為大皇帝太子亮即位以恪為太傅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眾莫不悅

陳壽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故能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

於讒說矜行屠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綱吳徙其齊王奮於豫章○日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

綱監會編卷二十一 漢後主 古 五百二十一 延熙十五年 子英



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恪遺之賤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大王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徇制度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怪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曾王爲戒改易其行若棄忘先帝法教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令詔敕不行於藩鎮邪奮懼遂行

綱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  
在今無爲州東北  
十二月魏人擊之

恪與戰於徐塘魏人敗走○目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治至是恪更作大隄築兩

城使全端畱略二人之姓名守之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

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

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及胡遵毋丘儉各

獻征吳之策詔相等三道擊吳恪與戰於徐塘與巢縣相近魏人

敗走吳獲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

聽公休諸葛誕字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

雍州刺史陳太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名今山西之忻

代境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

皆愧悅

方孝孺曰司馬師之於魏莽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於己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甚矣及

徐塘之敗史氏謂朝廷欲貶諸將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但削其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

費禕卒

事也由前之言則為小人由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將  
誰據而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將  
乎蓋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有天下子孫諱  
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書故於師之紀傳則  
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謹誌其微  
凡頌師之美者似不可輕信也

綱西十六年魏嘉平五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目初

姜維攻魏西平河南獲中郎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果至  
是費禕與諸將大會沉醉循刺殺之禕汎愛不疑待新附太  
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為戒禕不從故及

綱二月吳諸葛恪擊魏○鑑初吳軍還自東興諸葛恪遂有

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疲勞固爭不聽遂大

發州郡二十萬眾復擊魏圍魏新城在無為州南不克乃旋師由

是眾庶失望而怨譴興矣

不量力

何不鑒  
武侯事

綱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縣名今屬臨洮府○鑑姜維負其才武

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

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

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及禕死維得行其

志乃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魏使郭淮陳太率師援之太至

雒門漢興縣有雒門聚今之伏羌縣境維以糧盡引還

綱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鑑恪攻魏

不克還建業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峻因民怨眾怒構謀吳主

亮置酒伏兵殺之以葦席裹尸投之石子岡并夷三族恪少

有盛名權器重之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子也陸遜常

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

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至是果敗初魏光祿大夫張緝曰恪其不免乎司馬師曰何也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何以能久鄧艾亦言於師曰孫權已没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綱吳殺其南陽王和○目和妃張氏恪甥也峻因此賜和死

張妃亦自殺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德謙俊皆賴以全

綱甲十七年魏主曹髦正元元年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

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遂廢其后張氏○目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恢不悅敕使閉門斷客後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

不得在位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魏主芳又數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已怒以刀環築殺之遂收玄緝下廷尉皆夷三族并廢張后夏侯霸之入蜀也邀玄與俱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許允謂曰無復憂矣玄歎曰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後允出為鎮北將軍與魏主芳別涕泣獻欵師諷有司奏其罪徙樂浪道死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冲嘗與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恢字無子非徒無子始將無家君謀智字為不死也其子足以繼其業時人以畿為誤及豐死而冲為郡守卒繼父業正始中玄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傅嘏

嘏不受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字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  
 無實才平叔字晏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  
 之人也玄茂字颺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  
 多言多費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  
 及况昵之乎嘏又以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  
 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綱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  
 高貴鄉公髦立之○目魏主芳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會召  
 司馬昭擊姜維昭領兵入見芳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  
 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芳懼不敢發師  
 知之以太后令召羣臣議以魏主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

度其執  
 主師之昭  
 而重之

以承天緒奏收璽綬歸藩於齊立彭城王據芳與太后垂泣  
 而別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太  
 后曰彭城王季叔也今來我當何之高貴鄉公文皇帝長孫  
 明皇帝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乃迎髦於元城髦東  
 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

綱十八年魏正元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母丘儉刺史

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鑑初欽以  
 驍果見愛於曹爽而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  
 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  
 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  
 司馬師將眾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為遊兵師問計於河

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眾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癩創甚或謂師不宜自行師疑未決傅叡曰淮楚勁兵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而起以弟昭兼領中軍留鎮洛陽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奸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浚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脇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其計命基進據南頓今項城縣地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儉欽進不得戰退恐壽春見襲計

窮不知所為會鄧艾將兵趨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卒遇之其子文鴛年十八勇力絕人分兵二隊夜夾攻之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眾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鴛乃引還儉聞欽退恐懼夜走慎縣故城在今人就殺之傳首京師詔夷儉三族欽以孤軍無繼遂詣峻降綱魏大將軍司馬師卒弟昭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目師疾篤還許昌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總統諸軍而卒中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尚書傅叡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

司馬昭見

綱秋八月姜維伐魏敗其兵於洮西水名在今臨洮府西遂圍狄道不克而還○目維伐魏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還

綱蓋會編卷二十一 漢後三 延熙十八年 惠先

保狄道城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以鄧艾陳太并力拒維太潛行夜至狄道據東南高山上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邪

綱丙子十九年魏甘露元年春正月以姜維為大將軍○夏四月

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魏主髦視學

綱秋七月姜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目姜維自狄道

還駐鐘提地名未詳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

彼勝我虛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船我陸三也彼專攻我分守四也彼因食羗穀趣祁山熟麥五也賊有

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艾與戰於段谷在鞏昌府清水縣東南

大破之蜀人由是怨維

綱八月魏司馬昭自為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吳孫峻

卒以其從弟緄為侍中輔政○吳大司馬呂岱卒○目始岱

親近徐原賜以巾襦音勾單衣也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

史原好直言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歎曰

是我所以貴德淵原字者也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

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岱卒年九十六

綱冬十月吳孫緄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魏以盧毓為

司空○目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至孝繼母朱氏

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筆輒涕泣

綱監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十九年 維伯

人皆賢主  
祥不知覽  
之尤難也

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  
妻亦趨之母為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醜祥覽徑  
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  
止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徐州  
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  
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綱吳孫綝殺將軍王惛○目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惛與峻  
從弟憲謀殺之事泄皆死

綱丁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夏四月吳主亮親政○目吳主亮  
親政事大將軍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  
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

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  
吏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  
門不服亮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密  
中中外俱濕今外濕裏燥必黃門所為也詰之果服左右驚  
悚

不失為親  
三忠臣

綱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  
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目誕素與夏侯玄等友善玄及王  
凌母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贖施曲赦有罪以  
收眾心養輕俠數千人為死士司馬昭初秉政遣賈充至淮  
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  
聲曰卿非賈豫州名逵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

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在揚州得士衆心  
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  
之詔以誕爲司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遣長史吳綱將小  
子覲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  
軍全懌全端唐咨等與文欽同救誕屢戰皆敗吳人乃還

**綱**姜維伐魏○**鑑**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率數萬人

出駱谷關名在今盩厔縣西南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數出兵

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  
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  
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小取  
多句踐恤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約分

鴻溝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  
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當此之  
時雖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  
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彊並爭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旣非  
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  
夫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  
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贖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  
能謀之矣

**綱**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景帝孫休永安元年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

殺諸葛誕○**目**城中食盡降者日衆文欽被殺欽子鴛踰城  
歸昭因表爲將軍賜爵關內侯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誕麾

不量力



下數百人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  
 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  
 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議者以淮南仍叛吳兵  
 家在江南宜悉阮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  
 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  
 東河內近郡安處之昭欲因釁擊吳王基諫曰大捷之後上  
 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修  
 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時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  
 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綱姜維引兵還維聞諸葛誕死而還○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為相國封

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秋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為會稽

唐

王冬十月迎立琅邪王休權中子也以綝為丞相封兄子皓南陽王和

子為烏程侯○日孫綝以亮親政多所難問稱疾不朝使弟

據入宿衛恩幹闕綝三分屯諸營以白固亮惡之陰與全公

主將軍劉承謀誅之全后父尚為衛將軍亮使尚子紀語尚

嚴整兵馬且戒紀勿令母知紀母綝姊也紀以告尚尚以語

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襲尚執之殺劉承比明遂圍宮廢

亮迎琅邪王休立之大赦改元以綝為丞相荆州牧殺全尚

遷全公主於豫章并殺尚書桓彝以不肯署名廢立也○先

是丹陽李衡數以事侵休其妻習氏諫之不聽休上書得徙

會稽至是衡謂妻曰以不用卿言至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

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琅邪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

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以祭戟

綱十二月吳孫綝伏誅○目綝奉牛酒請休休不受齋詣張布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凡所請求無一違者至是衛士又告綝反休將討之密問於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畫奉告以因臘會有陞兵以誅之十二月臘會綝稱疾休彊之而入奉布目左右縛而斬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印綬斷而埋之改葬諸葛恪等綱詔漢中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漢城在今沔縣樂城在今城固皆諸葛武侯所築

張敵深入百姓先寒

心笑  
維之生  
漢之所以也

○目初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姜維建議以為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退守漢樂二城敵攻關不克疲乏引退然後諸城並出搏之此殄敵之術也詔從之

綱己卯二年魏甘露四年吳永安二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魏寧陵縣名今屬歸德府

井中○目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為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綱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為尚書令諸葛瞻為僕射瞻亮之子也

綱庚辰三年魏元帝曹奂景元元年吳永安三年夏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目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

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

弒主

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不顧順逆之理，皆為之致死。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髦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昭，呼經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太傅孚奔往枕其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陳太不

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顛

或之子

召之。太曰：論者以太方舅，今舅

不如太也。子弟偏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

太字

卿何以處我？太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

更思其次。太曰：太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

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

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

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王沈以功封安

平侯。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

三族。

綱六月，魏主奐立。○目奐，燕王宇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

公司馬，昭迎立之，更名奐，年十五矣。

王忱小人  
以髦事漢  
於昭者  
雖刺史之  
法然編亦  
有司之過  
則奸民之  
乘機而進  
矣

綱吳作浦里塘。目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羣臣皆以  
為難唯將軍濮陽典力主之功費不可勝數民大愁怨

綱吳會稽王亮自殺。目會稽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  
宮人告王禱祠有惡言吳主遂黜亮為侯官侯亮自殺

綱冬魏以王沈為豫州刺史。目沈初到下教曰有能陳長  
吏可否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斛言刺史得失朝政寬猛

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廞音歆褚砮音略人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  
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

妄舉苟言不合宜不加以賞則遠聽者徒見言之不用因謂  
設而不行告下之事可少須後沈曰興益於上受分於下斯

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砮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

以其欵誠之心著也水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  
實也若好忠直如水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  
若其不然雖縣重賞忠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綱辛巳四年魏景元二年冬以董厥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

事樊建為尚書令。目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

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郎卻正久在內職  
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

憎吳使薛翊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  
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

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音臆決音破棟焚而怡然不知

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綱鮮卑索頭索頭鮮卑別部也姓拓拔氏其俗以索辨髮因號索頭貢質於魏。○目鮮

卑索頭部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可汗名始彊大統國

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可汗名南遷大澤又

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毘氏鮮卑別族

分統部眾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居匈奴故

地詰汾死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漢縣故城在大同府西北部眾寔

盛諸部畏服之至是始遣其子沙漠汗貢於魏因雷為質

綱王五年魏景元三年吳永安五年秋八月吳立子暉為太子

綱冬十月姜維伐魏洮陽不克。○目初維將出軍車騎將軍

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維字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

寇何以自存維遂伐魏攻洮陽洮陽洮水之北應是臨洮地舊注引為零陵者大謬鄧

艾與戰破之時黃皓用事與閹守親善欲廢維樹守維知之

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

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

遜辭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

麥沓中故金城郡之西南羗地不敢歸成都

綱吳以濮陽興為丞相。○目吳主休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

博士盛冲講論張布以昭冲切直恐入侍言已過固諫止之

休曰孤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姦

慝故不欲令入耳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曰王務學

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布疑懼卒廢講業不使昭等

入

綱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景耀五年 九上

巾佯狂之

綱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目魏譙郡嵇康才情遠邁博覽該通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通脫輕視禮法縱酒沉酣遺落世事籍魏丞相掾瑀之子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初曹爽召為叅軍籍以疾辭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預世事遂酣飲為常司馬昭初欲為子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昭輔政從容言於昭曰籍平生曾

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即拜為東平相

東平漢魏國名治須昌今東平州是籍乘

驢到任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聞步

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籍雖不拘

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

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毀瘠骨立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喜來

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齋酒挾琴造焉籍大

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嘗與王戎飲酒時充

州刺史劉昶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

日問籍籍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若不如公榮者不敢不

與飲唯公榮可不與飲公榮者昶字也又時率意獨駕不由

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  
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坦率任意類如此咸字仲容武都太  
守熙之子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  
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犢鼻  
也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咸素幸姑婢姑  
歸夫家乃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及之與婢累騎而  
還論者非之劉伶尤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  
之曰死便埋我嘗病酒其妻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  
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  
具酒肉來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  
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乃飲酒噉肉頽然復醉嘗與

不知何祥  
世事

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其人笑而止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  
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嘗與向秀共鍛於  
大樹之下會至康不爲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淡銜之  
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  
湯武昭聞而惡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鍾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  
儉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將刑東  
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  
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

其後能近老  
子實持身更  
世道非庸在  
言老莊不及此  
何耶

圖蜀必自  
漢中始

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初康嘗謁蘇門山名在今輝縣隱士孫登三年無所言將別康固請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乃全其光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及於禍故在獄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綱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諸軍事○鑑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欲大舉入寇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鹵今吳地廣大下濕攻之最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

伯約及

中姜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在成都府東及陰平今文縣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綱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是歲漢亡春詔立故丞相亮廟於

沔陽○日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許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至是校尉習隆等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以時賜祭斷其私祠以崇正禮從之

綱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日魏大舉兵入寇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今四川松潘衛沓中以連綴姜維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

魏之伐蜀  
自此而南



祁山趣武街

今陝西階州

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

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或

以問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

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會使胡烈為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

格鬪而死會長驅而前維聞鍾會諸軍已寇漢中引兵與廖

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在今保寧府劍州北晉置劍閣縣以拒會

綱冬十月吳人來援○日遣使告急於吳吳使下奉向壽春

丁封孫異向沔中救漢

綱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日辟魏舒為相國參

軍舒少時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衡有名當世亦

不知之使守水碓春也舒亦不以介意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

其心可知

魏舒可學

後孔明有

終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

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舒自課百日習一經對

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嘗為畫籌

後遇朋人不足凡射者分兩朋朋人均敵以較勝負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

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謝曰吾不足以盡卿才有

如此射矣及為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

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綱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

○日時姜維列營守劍閣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欲引還

鄧艾上言漢兵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

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

綱炎興元年

善瞻守險  
不戰艾愧餉  
不繼有自  
斷耳

蜀之中  
漢亡

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檀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縣名今屬龍安府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大破之斬瞻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

綱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目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譙周請降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

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送士民籍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帝面縛率太子諸王及羣臣詣軍門降艾持節解縛焚觀延見禁軍士無得擄略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官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得免姜維得帝救命乃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權還其印綬節蓋漢亡

歷年圖曰

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誦沮勁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

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下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為擄宜矣

右蜀漢昭烈及後帝共四十三年自前漢至帝禪凡二十六年合四百六十九年

○日吳聞漢亡乃罷兵初魏之攻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亡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獻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根本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綱魏赦益州復半租五年○魏以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

綱甲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春正月魏以檻車徵鄧艾鍾會

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日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

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

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

用且徐緩之宜畱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

軍農要用並作舟船預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

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

王以顯歸命之寵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

艾重言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

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鍾會有異志

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說會舉事與之情好懽甚因艾承制

綱甲魏咸熙元年子重

專權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表章皆易其言令悖傲至是詔以檻車徵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喪稱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召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瓘詐稱疾篤出就外解會信之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信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兵及疏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楮數千欲悉呼外兵楮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語皆徧諸軍

惟志之可傷矣

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斬會及維死喪狼籍瓘分部諸將數日乃定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乃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西斬之艾之入江油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旣而舍之及是瓘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字瓘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旣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預艾餘子在洛陽者悉被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

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  
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會之伐漢也幸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  
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  
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  
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  
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尹起莘曰

鍾鄧設謀動衆股民鋒鏑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皆赤其族然後知天道昭昭特假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爾

綱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目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  
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朝臣皆已盡敬  
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

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乎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  
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顛之重也

綱魏廢故漢帝禪為安樂公○目禪舉家遷洛陽秘書郎郤  
止從行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他  
日與宴為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  
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  
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  
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  
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  
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綱秋七月魏使荀顛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裴秀議官制

從晉王昭

下男也於  
正以此全見  
生

此誠正禮下男  
不後

之請也

綱吳主休俎烏程侯皓立。○目吳主寢疾口不能言手書呼  
濮陽興入令子音出拜把興臂指暈託之而卒諡曰景帝。  
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左將軍張布與興說朱太后  
欲立烏程侯皓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  
宗廟有賴可矣遂迎立之吳主貶朱太后為景皇后追諡父  
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

綱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為副相國冬十月立為  
晉世子。○目初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司馬  
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欲以攸為  
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皆曰中撫

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  
相也乃立炎為世子。

綱十一月吳殺其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目吳主初立  
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者苑中  
禽獸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  
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興布入  
朝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右魏自曹丕至奂凡五主共四十六年

前後兩截人  
昭天  
上

綱晉書卷之二十一 魏元 咸熙元年 三



